

列傳

1004
109
121

呂昌裔

高定子

婁機

徐經孫

朱龍孫

王登

汪綱

高斯得

沈煥
舒璘附

湯璠

歐陽守道

楊揆

陳宓

張忠恕

曹彥約

蔣重珍

孟珙

張惟孝

王霆

唐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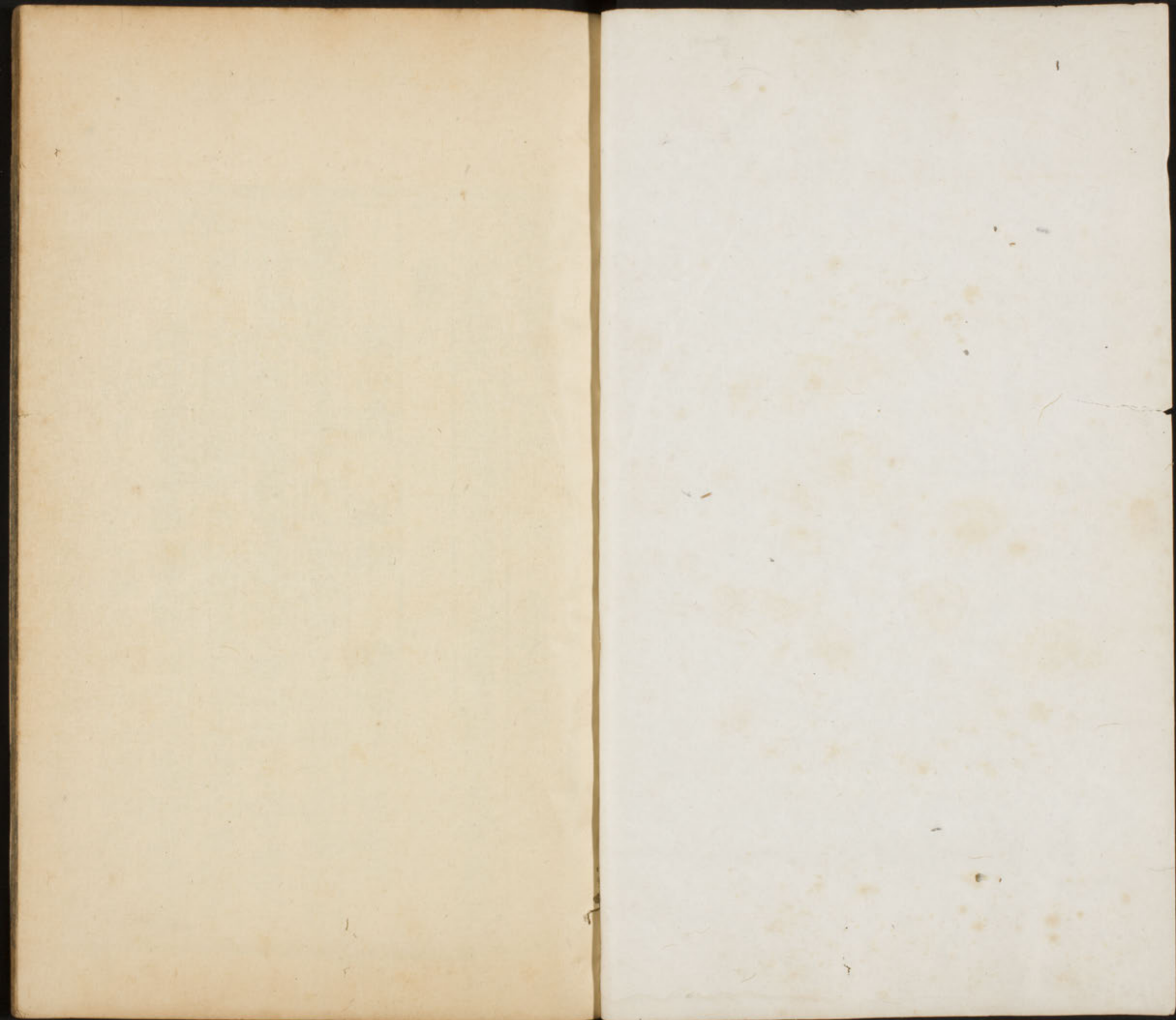
范應鈴

牟子才

杜杲
子庶

陳咸

明監本宋史 卷百一



列傳卷第一百六十一

宋史四百八

開禧僞貴王桂國驛圖豐三國書君相殺國史領經筆都總教駱等奉
勅修

吳昌裔

汪綱

陳煥

王雲

吳昌裔字季永中江人蚤孤母已疾賴昌立不肯
遂時起得程頤張載朱熹等言。昌研得不懈嘉定七
年舉進士。閩漢陽守。黃鰥得妻。昌之學。是歲之。調閩中
尉。判路轉運使事。昌為閩。與司權。時歲饑。議
糴上流。昌請發本倉。以備賑。而糴。以償從之。
調眉州。教校眉上。歲。時。昌為。經為。

說祠周信順及顯顯載景楊白鹿洞學司倣潭州
真儀薄正祭罷士習不繼制置使崔與之爲之改知
華陽縣修學宮來四方士片奏錢二十萬得買良田
備旱通判眉州著言言十篇應爲憲憲攝郡事御軍
有紀律三權漢州故事比攝官奉饋皆如真昌裔命
削其平核兵籍興社倉郡政畢舉興元帥趙彥呐議
東納武仙西結秦鞏人莫敢言昌裔獨奮筆力辨其
非永樂武仙敗二州之民果叛端平元年入爲軍器
監薄改將作監薄改太常少卿徐僑於人以許可獨
賢之無皇后宅教授昌裔以祖宗舊典無以職事官

充者力辭改兵益王府教授轉對首陳六事其曰
天理未純天德未健天命未敕天工未亮天職未洽
天討未公凡君臣之綱兄弟之倫舉世以爲大成而
不敢言者皆痛陳之至於邊臣死令陵蜀無章亦奉
拳焉拜監察御史彈劾無所避且曰今之朝綱果無
所撓乎言及親故則爲之留中言及私昵則爲之訖
了事有窒礙則節帖付出情有嫌疑則調停寢行今
日遷一人曰存近臣之體明日遷一人曰爲遠臣之
勸屈風憲之精采初人情之去留上氣獨與下情壅
滯非所以糾正官褒勸國脉也臺臣故事多請獄然

檢時有爭常州四萬四千畝平江亦數百畝株並下
餘人視其贖乃趙善湘之子汝善湘也州縣不敢
決昌裔違疏劾罷之冬滄雷春六兩邑昌裔居齊宮
秉燭草疏凡上躬缺失宮庭嬖私廟堂除授皆以為
言又言將帥方命文寵私謁舊黨之用邊疆之禍皆
此陰類且曰今大昕坐朝間有持不親事之文私第
謁假或有時不入堂之報上有耽樂怡逸之漸下無
協恭和衷之風內則嬖私懷私為君心之憂外則子
弟寡謹為朝政之累遊言噂沓寵賂章聞欲肅為大
和得乎又念蜀事陪急條四事以進實規撫審功賞

訪軍實儲帥才時有果閩州守臣逃遁而進職有知
遂寧李煇父子足迹不至邊庭而受賞僨軍之趙楷
棄城之朱揚祖皆不加罰又帥臣趙彥呐年老智衰
其子滛刑黷貨士卒不用命安癸仲耻遭抨彈經營
復用欲起謫籍以代帥垣昌裔皆抗疏彈擊又歷言
三邊之事曰今朝廷之上百辟晏然言論多於施行
浮文妨於實務后族王宮之冗費列曹坐局之常程
群工閑慢之差除諸道非泛之申請以至土木經營
時節宴遊神霄祈禳大禮錫賚藻飾治具無異平時
至於治兵足食之方修車備馬之事乃缺畧不講且

援靖康之敝痛哭言之出為大理少卿屢疏引才不
許會杜範再入臺擊參政李鳴復謂昌裔與範善必
相為謀者數讒之以權工部侍郎出參贊四川宣撫
司軍事人曰此李綱救太原也太原不可救特以綱
主戰故出之耳昌裔曰君命也不可不亟行慷慨襆
被出關忽得疾中道病甚帝聞之授秘閣修撰改嘉
興府昌裔曰吾以疾不能歸救父母上負聖恩下負
此心若舍遠就近舍危就安人其謂我何辭至四五
而言者以避事論矣改贛州辭以右文殿修撰主管
鴻慶宮遷浙東提刑辭改知婺州婺告旱民日夜望

之乃不忍辭減驛從供帳遣僚佐召已令風行所
距山粟八萬一千石錢二十萬緡有司如故英駿
修撰不以賢章出待制致仕昌裔剛正莊重事敢
言典章多所開書常輯李和紹興諸臣奏議以未名
儲鑑不食神漢以至宋蜀道得失與師取貽之所
名重有奏議一書讀我鄉語已義諸老記聞臺
集行于世初昌裔與徐靖吳玠一相入
天下正士四方想聞風采入至二諫詩以
之終本亡閱月以遷故莫不惋惜云後諡忠肅
汪綱字仲舉婺州人善書樞密院勅之曾孫也

任入官海歷十四年中銓試調鎮江府司戶參政
大同鎮京口遷教自任綱言論獨不從隨議者多以此
兩淮鐵錢文平行於沿江是議之入同倡率行之綱
貽書曰海內行鐵錢原銅幣流於外耳私鑄盛行故
錢輕而物重今平場務出納不以鐵錢取息堅曰四
色詞買舊制於鐵定額不求餘美重禁以貳私鑄支
歲邊成與在軍中者無異不以鐵錢準折則淮民
將自便之何至以嚴內郡邪大同始悟試湖南轉運
司之中綱笑曰此豈足用乎澤物耶乃刻意習學博
通古今精究義理覃思大原調桂陽平陽縣八縣運

溪峒蠻蜚與居綱一遇以恩信科罰之害既三十年
綱下車首白諸臺罷之桂陽歲貢銀二萬九千餘兩
而平陽當其三分之二綱謂向者銀礦全發價輕故
可勉以應今地寶已竭市於他郡其價倍蓰願力請
痛蠲損之歲饑旁邑有曹伍者群聚惡少入境彊貸
發廩衆至千餘挾界頭牛橋二砦兵為援地盤踞萬
山間前後令未嘗一步其境不虞綱之至也相率出
迎綱已夙具酒食令之曰汝何敢亂順者得食亂者
就誅夜宿砦中呼砦官詰責不能防守狀皆皇恐伏
地請死杖其首惡者八人發粟振糶民賴以安改田

金壇縣親嫌更弋陽縣父義和為侍御史主管佑神
觀尋丁父喪服除知蘭溪縣決擿如神歲旱郡倚辦
勸分綱謂勸分所以助義倉一切行之非所謂安富
恤貧也願假常平錢為糶本使得循環迭濟又躬勸
富民浚築塘堰大興水利餓者得食其力全活甚衆
郡守張抑及部使者列綱為一道荒政之冠以言去
邑人相率投匭直其事綱力止之繼知太平縣主管
兩浙轉運司文字未赴罹內艱擢監行在左藏西庫
屬金人殺其主允濟自立遣使來告襲位議者即欲
遣幣綱言使名不遜當止之境上姑命左帑視例計

辦或且留京口總司令盱眙諭之曰紀年名節皆犯
先朝避忌歲幣乃爾前主所增今既易代當復隆興
大定之舊俟此議定而後正旦生辰之使可遣遲以
歲月吾擇邊將葺城堡簡軍實儲峙糗糧使沿邊屹
然有不可犯之勢聽其自相攻擊然後以全力制其
後廟堂韙之提轄東西庫又幹辦諸司審計司以選
知高郵軍陞辭言揚楚二州當各屯二萬人壯其聲
勢而以高郵為家計砦高郵三面阻水湖澤奧阻戎
馬所不能騁獨西南一路直距天長無險可守乃去
城六十里隨地經畫或浚溝塹或備設伏以扼其衝

又慮湖可以入淮招水卒五千人造百艘列三砦以
戒非常興化民田濱海昔范仲淹築堰以障烏鹵守
毛澤民置石礎函管以疏運河水勢歲久皆壞綱乃
增修之部使者聞于朝增一秩提舉淮東常平准米
越江有禁綱念淮民有警則室廬莫保歲凶則轉徙
無歸豐年可以少蘇重以苛禁自分畛域豈為民父
毋意哉請下金陵糴三十萬以通淮西之運京口糴
五十萬以通淮東之運又言兩淮之積不可多昇潤
之積不可少平江積米數百萬陳陳相因久而紅腐
宜視其收貯近久取餉輦下百司諸軍江上歲餽當

至京者貯之京口金陵轉漕兩淮中都諸倉亦當廣
糴以補其數創置使訪綱備禦孰宜先綱言淮地自
昔號財賦淵藪西看鐵冶東富魚稻足以自給淮右
多山淮左多水足以自固誠能合兩淮為一家兵財
通融聲勢合一雖不假江浙之力可也祖宗盛時邊
郡所儲足支十年慶曆間中山一鎮尚百八十萬石
今宣上法先朝令商旅入粟近塞而等請歲貸於京
師入粟拜爵守之以信則輸者必多邊儲不患不豐
州郡禁兵本非供役乃就糧外郡耳今不為戰鬪用
乃使之共力役總急戍守專倚大軍指日待變不安

風土宜若土兵生長邊地墳墓室家人自為守邪當
精捍抗壯廣其兵籍悉隸衛前軍額分掌券給以助
州郡衣糧之供大率如山陽武鋒軍制則邊面不必
抽江上之戍江上不必出禁闡之師生券更番勞費
俱息時有嚴言制司廣買荒田開墾以為管田額以
為荒瘠之地不難辦而工力水利非久不可棄產欺
官良田終不可得耗費公帑開墾難就曷若勸民盡
耕閒田明澮堙塞則官為之助變瘠為沃使民有餘
蓄晷錯入粟之議本朝便糴之法在其中矣制司知
其無益乃止淮東煮鹽之利本居天下半歲久散溢

蓋本日侵帑儲鹽竭負兩總司五十餘萬亭立二十
八萬借撥於朝廷五十萬又會餉所復鹽鈔舊制弗
許商人預供貼鈔錢鹽司坐是窘不能支綱挾撓隱
伏凡虛額無實詭為出內飛走移易事制由防課乃
更羨既盡償所負又煮金三十萬繕為椿辦庫以備
蓋本之闕添置新鹽五十所諸場悉視乾道舊額三
百九十萬石通二千三百萬繕課官吏之數最綱約
已率下辭臺郡之五銀獨增場官奉以養其廉權戶
部員外郎總領淮東軍馬錢賦時邊面多生券山東
歸附月餼錢糧必議計增三十有三萬米以石計增

六萬直楚諸州又新提萬弩手等仰給總所而浙西
盜利積負至七十餘萬緡諸州清運不以時至綱核
名實警稽慢區書處分餉事類以不乏移疾乞閑得
直秘閣知婺州改提點浙東刑獄皆屢辭不得請慮
囚至憂有奴挾刃欲戕其主不遇而殺其子請調安
牽連徑出斬之釋衢囚之寃者合盜鍾百一非共盜
尉觀賞躡申制司綱誦治盜雖尚嚴豈得假鍊傳會
以成其罪邪於是得減死禱雨龍瑞宮有物蜿蜒朱
色盤旋壇上者三日綱曰吾欲雨而已母為異以惑
衆言未竟雷雨大至歲以大熟進直煥章閣知紹興

府主管浙東安撫司公事兼提點刑獄訪民瘼罷行
尤切蕭山有古運河西通越塘東達台明沙漲二十
餘里舟行則膠乃開浚八千餘丈復創歸江口使泥
淤弗得入河水不得洩於涂則盡墊以達城闔十里
創一廬名曰施水主以道流於是舟車水陸不問晝
夜暑寒意行利涉歡訢忘勸屬邑諸縣瀕海而諸暨
十六鄉瀕湖蕩漾灌溉之利甚博勢家巨室率私植
埭岸圍以成田湖流既涸水不得去兩稍多則溢入
邑居田間浸蕩頽海藉塘為固隄岸易圯賊兩害稼
歲損動數十萬緡獨租亦萬計以綱言詔提舉常平

司發田園奇授巧請一切峻卻而湖田始復郡備緒
錢三萬專備修築而海田始固綱謂是邦控臨海道
宗拱都畿而軍籍單弱乃祖永軍刺義手教習其事
不令他役創營千餘間寬整堅密增置甲兵威聲赫
然兼權司農卿尋首龍圖閣因任理宗即位詔為右
文殿修撰加集英殿修撰復因任又加寶謨閣待制
寶慶三年大水綱發粟二萬八千餘緡越五萬振之
蠲租六萬餘石捐瘠瘠瘠無異常歲越有經總制窠
名四十二萬其中二十五則紹興以來虛額也前後
帥懼負殿以修奉櫓宮之資偽增馬綱謂負殿之責

小罔上之罪不據其虛及聞詔免五萬五千緡而宿
敵因是著明矣紹定元年召赴行在綱入見言臣下
先利之心過於徇義為乃之計過於謀國媿情退縮
奔競貪黷相與為欺宜有以轉移之帝曰聞卿治行
甚美越中民力如何對曰去歲水潦諸暨為甚今歲
幸中熟十年之間千里晏安皆朝廷威德所及臣何
力之有權戶部侍郎越數月上章致仕特畀二秩守
戶部侍郎仍賜金帶卒越人間之多墮淚有相率哭
於寺觀者綱學有本原多聞博記宏農醫卜陰陽律
曆諸書靡不研究機神明鏡遇事立決在越佩四印

文書山積而能操約御詳治事不過二十刻公庭如水卑官下吏一言中理慨然從之為文尤長於論事援據古今辨博難窮服用不喜奢麗供帳車乘雖敝不更新著有勸懲集左帑忘漫存錄

陳安字師復丞相俊卿之子少嘗及登朱熹之門森器異之長從黃榦遊以文任歷泉州南安監稅主管南外睦宗院再主督西外知安溪縣嘉定七年入監進奏院時無敢懷憾盡言者密上封事言宮中宴飲或至無節非時賜予為害甚積一入流食而嬪御不廢於擊鮮邊事方殷而樸樸復資松妄用此言閑儀

刑有永正也大臣所川非親即故執政擇場制之人臺諫用慎默之士都司樞掾無非親昵貪吏靡不得志庶士動搖怨尤此朝廷權柄有所分也鈔盜變易楮幣秤提安邊所創立固執已見動失人心敗軍之將躡躑躑斃嚴庸鄙之夫以尹京兆宿將有守成之功以小過而貶三牙無汗馬之勞託公勤而權此政令刑賞多所舛逆也若能交飭內外一正紀綱大且不雨臣請伏面諷之罪奏入丞相史彌遠不樂而中宮慶壽三牙獻遺至是為之罷卻尋遷軍器監簿九年轉對言人主之德貴乎明大臣之心貴乎公臺諫之

言貴乎直陛下臨政雖勤而治功未舉奉身雖儉而財用未豐愛民雖仁而實惠未徧良由上下相蒙務於欺蔽區區奏囊封有懷畢止陛下任近臣差擇是有意於行其言也而有司惟取專攻上躬與移咎牧守之章騰播中外以答觀聽今赤地千里蝗飛蔽天如此其可畏猶或諱晦以早不為災蝗不害稼其他誣罔抑又可知臣故曰人主之德貴乎明大臣施設浸異厥初凡建議求言之人則以他事逐諫官言事稍且則以他職徙忠憤者指為不靖切直者目曰沽名衆怒所萃則相繼超升物論所歸則以次疏外某人

之遷是嘗重人罪以快同列之私忿者某人之權是嘗援古事以文邇日之大變者直節重望以私嫌而久棄老嫠宿戚以巧請而牽復使大臣果能杜倖門塞邪徑則舉錯當而人心服臣故曰大臣之心貴乎公臺諫平居未嘗立異遇事不敢盡言有如金人再通景關國體近而侍從下至生徒莫不力爭冀禪廟筭獨於言責不出一辭輦轂之下乾沒巨萬莫之誰何州縣之間罪僅毫髮擬以塞責大臣所欲為之事則遂之所不右之人則排之仁宗時有宰相奉行臺諫風旨之譏今乃有臺諫不敢違中旨之謂豈祖宗

設官之初意哉臣故曰臺諫之言貴乎直三者機括所繫願陛下幡然悔悟昭明德以照臨百官大臣臺諫亦宜公心直節以副望治之意指陳故事視前疏尤剴切焉竊遂請罷歸在告日擢太府丞不拜出知南康軍詣史彌遠別彌遠曰子言甚切當第思昧不能行殊有愧耳至官歲大侵奏蠲其賦十之九會流民群集竄就役之集江隄而給其食時造白鹿洞與諸生討論改知南劍州時六旱疫蠲逋賦十數萬且弛新輸三之一躬率僚吏行錢粟藥餌方給之創延平書院悉倣白鹿洞之規知漳州未行聞寧宗崩鳴

咽累日亡何請致仕寶慶二年提點廣東刑獄章復三上乞不就直秘閣主管崇禧觀德拜祠命而辭職名卒進職一等致仕三學諸生以起必為請而沒已閱月矣初竄之在朝也寺丞丁煇往使金寇歎曰世豈未復何以好為謏詩有百年中國豈無人之句後數年聞關外不靖以書抵煇曰蜀口去關外雖遠實如一身近事可寒心昔士大夫之罪豈非賄道不絕之故耶煇服其言竄天性剛毅信道尤篤嘗為朱墨銘謂朱屬陽黑屬陰以驗理欲分寸之多寡自言居官必如顏真卿居家必如陶潛而深愛諸葛亮身死

家無餘財庫無餘帛庶乎能蹈其語者端平初殿中
侍御史王遂首言必事先帝有論諫之直而不及俟
聖化之更宜褒其身後以勸天下之為臣者帝為感
動詔贈直龍圖閣所著書有論語注義問答春秋三
傳抄讀通鑑綱目唐史贊疏之藁數十卷藏于家
王寔字定叟東陽人高大父夢帥衆誅方臘以功補
官寔少有奇氣試有司不偶去就武舉嘉定四年中
絕倫異等者行簡考藝別頭真曰吾為朝廷得一帥
才矣授承節郎從軍于鄂帥鍾興嗣戍邊請于樞密
院以寔為隨軍都錢糧官總領其衆寔委寔專一教閱

總效軍尋委帥師守禦黃州沿江制置副使李直辟
置幕下淮右兵叛遣寔招諭之寔於軍事知無不言
謂招募良家子不可以寅緣關節冒濫其間防守江
面全藉正軍若義勇民兵特可為聲援耳而所謂大
軍羸病者多兵械損舊豈不敗事調兵防江當於江
岸創屋居之使之專心守禦諸軍伍法既廢平居則
無以稽其虛籍冒請之敝無以糾其竄逸生事之人
緩急則無以稽其併力向敵之志無以連其逃陳不
進之心此尉繚子所以著東部伍之令太公謂伍法
為要者謂此也用兵不以人數多寡為勝負惟教習

之精否則勝負之形可見矣理宗卽位特差充浙西副都監湖州駐劄時潘甫等起兵事甫定霆因綏撫之鎮江都統趙勝辟為計議官時李全寇鹽城攻海陵勝出戍揚州屬官多憚從行霆慨然曰此豈臣子辭難之日至揚子橋人言賊兵昨日在南門去將安之霆竟至南門以帥憲之命董三城事勝次第出城接戰霆必身先士卒大小十八戰無一不利奪賊壕築土城焚城門賊氣為懾差知應州兼沿邊都巡檢使樞密院命節制黃甫後澄彈壓諸道軍馬諸道兵二十萬將往收復楚州霆帥所部為犄角之助大帥

薦之召試為閤門舍人入對言恢復之說有二曰規撫曰機會顧今日之規撫安在哉守令所以牧民而惠養之未加將帥所以御軍而拊循之未至邦財未裕而楮券之敝浸深軍儲未豐而和輯之害徒慘官有主地而荒蕪民因賦役而破蕩獄訟類成冤抑銓曹率多淹留薦舉無反坐貪徒得以引類而通班按刺不徇公微官易以迁意而連譴以言郡計則紛託於囊橐包苴以言戰功則多私於親昵故舊至如降卒中虞養虎遺患敵開邊以肉餒虎夫以規撫之切要者而不痛人主思如此臣敢輕進恢復之說以誤

四百令十人
上聽裁凡臣之所陳者誠播告中外之臣悉從其言
而圖其新規撫既立然後義旗一麾諸道並進臣力
尚壯願效前驅惟陛下堅定而勉圖之帝從其言可
采升武功大夫出知濠州賜金帶至州節將賁維粟
賈馬以備不虞尋差知安豐軍臣僚上言三寔在濠
人甚安之不宜輕易詔再任濠職事修臺將轉橫班
諸使交薦之北兵至浮光其民奔遁相屬于道朝論
以為寔可守之乃知光州焦沿邊都巡檢使冒雪夜
行倍道疾馳至州分遣間探整飭戰守之具大戰于
謝令橋堽人遂安督府魏了翁以書來慰安之以緡

錢十萬勞其軍寔以召尋為吉州刺史仍知光州寔
固辭丞相鄭清之制置使史嵩之皆數以書留寔寔
不從且曰士大夫當以世從道不可以道從世也再
被閣門舍人尋為達州刺史右屯衛大將軍無知斬
州不赴尋遷淮西馬步軍副總管兼淮西遊擊軍副
都統制論遊擊軍十事不報提舉崇權觀知高郵軍
流民第邦傑聚眾三千人為盜寔勦其渠魁餘黨悉
散時議出師和者甚多寔以為莫若遣間探覘敵情
如不得已然後行之否則無故自蕩其根本是外兵
未至而內兵先慘烈也諸軍畢行惟高郵遲之境內
宋史四百八

顧以安全由是與時造而讒者益衆提舉臺觀執
政期論邊事曰謂朝廷即有齊安之命寔曰秋防已
急邊守不宜臨時更易蓋少需之乃授帶行左領軍
衛大將軍充沿江制置副使司計議官寔乃撰沿江
等邊誌一編上之制置使董槐鄧泳交薦之是知書
昌軍改蘄州建學舍祠忠臣嘗歎曰兩淮藩籬也大
江門戶也三輔掌輿也藩籬不固則門戶且危門戶
既危則堂奧豈能久安乎於是貽書丞相杜範乞職
江甯察形勢置三新城蘄春置于龍服磯安慶置于
孟城餘陽置于宣化不報卒初其父析業寔獨以讓

其兄處宗族有恩意嘗訓其子弟曰窮理盡性學之
本也有王溪集行于世
論曰吳昌裔訪道東南一何勤哉故其造深醇見諸
事功者足以知其學無雜也汪綱之遺愛在越先民
所謂擇賢久任者固不我欺矣陳必以宰相子論諫
之直于今有光王寔通兵家言而謂不可以道從世
此古人謀帥貴乎說禮樂而敦詩書也

列傳卷第一百六十七

列傳卷第一百六十八

宋史四百九

高定子字瞻叔利州路提點刑獄兼知沙州緣之泉

也

高定子

高斯得

張忠恕

唐麟

高定子字瞻叔利州路提點刑獄兼知沙州緣之泉也嘉泰二年舉進士授鄆縣主簿吳曦畔乞解官養母曦誅攝府事宇文公紹以忠孝兩全薦之調中江縣丞父就養得疾定子衣不解帶者六旬居喪哀毀骨立服除成都府路諸司辟丹稜令尋以同產弟魏了翁守眉改監資州酒務丁母憂服除差知夾江縣

前是酒酤貸秫于商人定子給錢以糴且寬權酤民
以為便麻菽舊有征定子悉弛之會水潦游饑貧民
競懇無所於糴定子曰女毋憂女第持錢往常糴以
俟延發縣廩給諸富家俾以時價糴至秋而償須更
米溢于市鄰邑有爭田十餘年不決部使者以屬定
子定子察知偽為質劑其人不伏定子曰嘉定改元
詔三月起至縣安得有嘉定元年正月文書邪兩造
遂決四川總領所辟主管文字同幕有以起辦為能
迫促諸郡者定子白使者斥去之總領所治利州倚
酒權以佐軍用吏姦盤錯定子躬自究詰酒政遂平

後來者復欲增課定子曰前以吏姦亦既革之今又
求益是再權也乃上制置使鄭損彊復自用誤謂總
領所擅十一州小會子之利奏請廢之令下民疑而
罷市定子乃爭謂小會子實以代錢百姓貿易賴是
以權川引罷則關隴之民交病况又隆興間得旨為
之非擅也乃得存其半損又欲增總領所鹽課取舊
貸軍費定子辨其顛末損乃釋然曰二司相關處公
每明白洞達言之使人爽然自失尋差知長寧寧長
寧地接夷僚公家百需皆仰消井鹽利來者往往因
以自封殖制置司又權入其半定子至爭於制置使

得蜀重賦差知縣州大元兵穿鳳州塞破武休下興
元小校張鉞以其徒潰入文州殺守臣楊必復將自
龍遊縣以聞成都安撫使黃伯固聞之亟奏定子無
參議官措置文龍備禦定子乃部分諸軍扼青塘嶺
鉞就擒已而劔南大震定子語僚史曰諸君去留不
敢拘若某則守城郭封疆之臣有死而已戒群胥曰
潰軍流民不過欲得錢糧爾吾將盡發吾州之藏與
截諸司之綱為朝廷蔽全蜀我去聽汝等殺我汝
等逃吾斫汝頭矣乃下令招潰卒人給緡錢三十米
一石命都監陳訓專任接納訓忽奔告曰諸軍雖受

招不肯釋甲奈何定子乃令帳下率衣甲於兩廡以
俟戒毋輕動俄而諸軍盛陳兵以至吏士皆股栗定
子坐堂上傳令勞苦之諸軍皆拜定子開諭以理使
還本部以俟給犒諸將聞之亦來上謁定子復慰安
之因問汝等何為至此皆曰制置使未知在亡諸軍
無主定子曰大帥不過暫移治爾已遣人訪所在苟
終不獲我當為汝曹主張且諸軍至此以無糧故吾
州當任供億又曰敵將復會于此盍避之定子曰我
文官也不畏死汝將軍也世世衣食縣官乃欲避敵
乎我是守臣死則死于此爾有欲殺太守者一櫓足

矣軍器安用多為今諸軍大集萬一襲至能戮力出
戰是汝曹立功報國之機也不猶愈於深入內郡為
罪滋大乎衆悅而去乃遣吏給犒如令闢寺觀祠宇
以舍之亡幾何敗將和彥威陳邦佐曹箴張涓姚承
祖等皆集于彰明剽掠尤甚彥威遣邦佐入州大言
駭衆謂定子曰知府何不去和太尉無兩戎司威權
甚重麾下兵且二萬餘欲來駐此今至矣定子謂曰
本州素非備禦之地大將以兵入欲何為者第來吾
固有以相待邦佐色沮乃曰已遣幕府來議至則一
遊士爾繆為恭敬要素甚大定子答曰軍將入吾境

當受吾節制惟各守紀律則給以錢糧若敵至為國
一死作忠臣孝子愈於病五日不汗死者幕府莫能
對出彥威符移有云大府招戰散軍人給錢米若干
今所部不下二萬人願如數得之定子報曰本州已
下此令何敢食言但所給者乃潰軍就招免罪之人
都統所部非潰也若以此例相給其肯受乎彥威得
檄甚慙乃乞別給錢糧以饗軍定子即捐四十萬緡
與之仍趣其還戍蓋定子身任兩司之責極其勞勩
以收捕張鉞功進三官以防遏招收潰兵功又進一
官進直寶章閣再任頃之召入奏事吏民送奠不

流涕鄰郡聞定子至焚香夾道舉手加額曰微公吾屬塗炭久矣定子之未去郡也伯兄稼以權利路提刑上印而歸了翁亦至自靖州過定子於縣定子為察棟鄂堂飲酒賦詩為樂一時以為美談入對極言時敝時史彌遠執國柄久故有曰陛下優禮元勳俾得以弛繁機而養靜壽朝廷得以新百度而革因循不亦善乎既對人為定子危之定子曰垂逢得喪是有命焉吾得盡言乃報君職分也越兩月乃遷刑部郎中彌遠沒言之者紛然識者謂定子先事有言視諸人為難尋以直寶謨閣江南東路轉運判官陞辭

帝曰惟師巡邊卿知之乎輔車之勢漕運為急卿是行宜斟酌緩急以相通融子因上疏論邊事其周悉帝嘉納焉明年召入奏事會稼死事于泗州上疏引疾乞歸田里不許尋遷軍器監又遷之府少卿升計度轉運副使有事于明堂天大雷雨詔求言定子反覆論敬懼災異之意復召入遷司農卿兼三牒所檢討官入對言內治不修外懼不謹近親有預政之漸近習有弄權之漸小人看復用之漸國柄有陵夷之漸言果有委靡之漸主勢有孤立之漸宗社有阽危之漸天變日多地形日蹙昔有危朕今有危形昔

有亡理今有亡證又請明詔沿流帥守將吏思出奇
乘險求為水陸可進之策升無樞密都承旨又遷太
常少卿無國史院編脩官累言遷起居舍人尋
無中書舍人參贊京湖江西督視府事定子親往周
視新城大犒諸軍激厲守將遷禮部侍郎仍無中書
舍人即軍中賜金帶詔以督府事入奏既至帝勞問
甚渥特進一官升無崇政殿說書無直學士院未幾
及侍講權禮部尚書升無侍讀入奏三國無仁賢無
禮義無政事有類狀世帝竦然尋無直學士修孝宗
寧宗日曆書成上志擢拜翰林學士知制誥兼吏部

尚書升無修國史實錄院修撰賜衣帶鞍馬乞召收
李心傳卒成四朝志傳時禮部尚書杜範吏部侍郎
李韶皆以伉直經或乞身求去或卧家不出定子言
人主寄耳目者臺諫也補耳目之所不逮者法從之
論思百官之輪對則上必論君德之善惡次必言朝
政之得失舍是而使之但言常程姑應故事畏縮乎
雷霆之威阿徇乎宰執之好惡避乎耳目之官則凡
論思等事皆不以論矣宜速返李韶以開不諱之門
勉起杜範以伸敢言之氣因乞歸田甚力進端明殿
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尋無權參知政事仍舊職知福

州福建安撫固辭提舉洞霄宮官因請致仕許致知
譚州湖南安撫大使力辭退居吳中深衣大帶日以
著述自娛以資政殿學士轉一官致仕卒贈少保定
子作同人書院于夾江修長興學創六先生祠蓋以
教化為先務所著存著齋文集北門類彙藏垣類彙
經說紹熙講義奏議歷官表奏行世

高斯得字不妄利州路提點刑獄知沔州稼之子也
少從李坤臣學坤臣瞽斯得左右扶持之中成都路
轉運司試補入太學紹定二年舉進士授利路觀察
推官越二年辟差四川茶馬幹辦公事李心傳以著

作佐郎領史事即成都修國朝會要辟為檢閱文字
端平二年九月稼死事于沔時大元兵屯沔斯得日
夜西嚮號泣會其僮至自沔知稼戰沒處與斯得潛
行至其地遂得稼遺體奉以歸見者感泣服除而哀
傷不已無意仕進心傳方修四朝史辟為史館檢閱
秩同秘閣校勘蓋創員也斯得分修光寧二帝紀尋
遷史館校勘又遷軍器監主簿兼史館校勘時丞相
史嵩之柄國斯得遇對空臆盡言冬雷斯得應詔上
封事乞擇才並相由是迂嵩之意遷太常寺主簿仍
兼史館校勘時斯得叔父定子以禮部尚書領史事

時人以為美談會太學博士劉應起入對杜嵩之高
之意使其黨言叔父兄子不可同朝以斯得遂通
判紹興府淳熙二年四朝帝紀書成上之高之妄加
毀譽於理宗齊王昀斯得所草寧宗紀末卷斯得
與史官杜範王遂辨之範報書亦有姦人勸入邪說
之語然書已登進矣心傳藏斯得所草題其末曰前
史官高某撰而已踰年添差通判台州範既入相召
為太常博士遷秘書郎六年正月朔日有食之斯得
應詔上封事言大姦者權巧官奪服陛下奮獨斷而
罷退之是矣諫憲之臣交疏其惡或請投之荒裔或

請勒之休致陛下苟行一言亦足昭示意向渙釋群
疑乃一切寢而不敢言時既久人言不置然後黜
傳諭委曲盡其情於殿前之時安致辭冠之請因降
詞命為霖之言又自姦人陰為之進是以謂言並與
善類解體焉聖意難測而大姦之必遷奪卓操懿
之禍將自今始言者時監察御史江萬里及官臺諫
累疏論高之罪惡竟不施行第四高之致仕予祠而
已故斯得封事及之又言大臣貴乎以道事君今
乃嚴督之禁而無諫之意多矣聖之念輕而患失
之心重內降當朝去則不待下殿而已行恩當裁

神則不從中覆而遂命嫉正而底邪喜言而惡異任術而誑道樂論而憚勞陛下虛心委寄所責者何事而其應乃爾時范鍾瑄當國過大日章故斯得及之又言便箋測媚之人不足為情明之累竊天巧譴而使傳幾搖妖嬖外通而唱邪言主陰惑伏蠱互煽交或陛下之心金其有而集希矣陛下之心大化之本也洗滌惡源思所以而乃待善為虛言無實之名而謂之而然此天德之所以來當大異之所以示儆也言心切而直嘉納焉又言群臣屠戮官禁苛虐續貨外交豈可坐視而不問顧乃弁包無容之意

多別邪辨正之慮深憂說游之心重責前德往之忠微建使臣事衡大權常落臣等成續輕之勢以開窺覷之漸設有不幸變故乘之上心一禍必乘立至使宗室有倫亡之憂衣冠遭魚肉之禍生靈罹塗炭之厄當是時也能潔身以去其能逃禍世之清議乎於是為憐憫懼或泣懇上前或上章求去合力排擠斯得遂求補外在告幾百餘日於是差知廣州斯得三請乞祠不許嚴城山為郡雖豐歲猶仰餉粥夏旱斯得獨租發庫相糴勸分請于朝得米萬石以賑濟運浙東提點刑獄遂効知廣州趙善翰知合州沈聖

等七人倚勢厲民疏上不報改江西轉運判官斯得
具辭赴上奏曰臣劾奏趙善清等七人未聞報可因
疑必有實與管救賊誤聖聽今奉恩除乃知中臣所
料善清者侍御史周坦之婦翁也賊走之冠錮於聖
世卽清之與之有舊復與州符沈堅者簽書樞密院
事史也之黨也祖宗以來未有監司按吏一不施
行者城郭無賴有甚此臣身爲使者劾吏不行反
叨易節將會衆拜明大世之頑頓無耻者何異乞
併臣職罪以戒不使無著章既上坦自謂已任臺
諫而反見改徧惡同列公斯得同列難之計急自上

章劾罷斯得新任未幾坦亦罷七人竟罷去移湖廣
提點刑獄薦通判潭州徐經孫等六人攸縣富民陳
衡老以家丁糧食資彊賊劫殺平民斯得至有愬其
事者首吏受賕而左右之衡老造庭首吏拱立斯得
發其姦械首吏下獄群胥失色股栗於是研鞫具得
其狀乃黥配首吏具白朝省追毀衡老官資簿錄其
家會諸邑水災衡老願出米五萬石振濟以贖罪衡
老壻吳自性與衡老館客太學生憑煒等謀中傷斯
得盜拆官櫝斯得白于朝復正其罪出一篋書具得
自性等交通省部吏胥情狀斯得并言於朝下其事

天府索出賕銀六萬餘兩黥配自性及省寺高鑄等二十餘人初自省厚賂宦者言於理宗曰斯得以緡錢百萬進願易近地一節理宗曰高某硬漢安得有是而斯得力求去清之以書留之又薦李晞顏等五人加直秘閣湖南轉運判官改尚右郎官未至改禮部郎中上疏極論時事改權左司力辭內批無侍立修注官言水災曰願陛下立罷新寺土木速反迓旨諸臣過絕表說主張善良謹重刑辟愛惜士類抑遠佞臣絕其干撓則天意可回和氣可召矣會斥左司徐霖帝慮給事中趙汝騰爭逐霖事乃徙汝騰翰林

學士汝騰聞命即去國斯得言汝騰一世之望宗老之重飄然引去陛下遂亦棄之有如弁髦中外驚恠將見賢者力爭不勝而公小人踊躍增氣而來陛下改紀僅數月初意遽變臣深惜之時上封事言得失者衆或者惡其謹諷遂謂空言徒亂人聽無補國事斯得因轉對言諸臣之言上則切劇聖主下則砥礪大臣內則摧壓姦表外則銷遏寇虐顧以為無補於實政乎空言之譏好名之說欲一網君子而盡去之其言易入其禍難言此君子去留之機國家安危之候不可不深留聖慮者也監察御史蕭燾來論罷踰

年以直寶文閣知泉州力辭遷福建路計度轉運副使朝廷行自實田斯得言按史記秦始皇三十一年令民自實田主上臨御適三十一年而異日書之史冊自實之名正與秦同丞相謝方叔大媿即為之罷董槐入相召為司農卿程元鳳入相改秘書監丁大全入相監察御史沈炎論斯得以閹漕交承錢物下郡吏天府榜死數人先是吳自性之獄高鑄為首惡黥配廣州捐貲免行至是為相府監奴嗾炎發其端京尹顧岩傳會其獄安吉守何夢然奉行其事陵鑠甚至斯得不少挫竟無所得大全既謫朝廷罪其委

任非人遂斬鑄斯得既拜浙西提點刑獄之命炎浙西人泣於上前乞更之移浙東提舉常平命下給事中董鑑繳還斯得杜門不出言宗繫年要錄彗星見應詔上封事曰陛下專任一相虛心委之果得其人宜天心克享災害不生而庚申己未之歲大水為災浙西之民死者數可千萬連年旱曠田野蕭條物價翔躍民命如綫令妖星突出其變不小若非大失人心何以致天怒如此之烈封事之上也似道匿不以聞度宗即位召為秘書監又論罷復遷秘書監屢辭不許擢起居舍人無國史院編脩官實錄院檢討

官無侍講進讀之時每於天命去留之際人心得失
之因前代治亂之故祖宗基業之難必反復陳之無
權工部侍郎遂無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仍無侍
講進高宗繫年要錄綱目帝善之大元軍下襄陽斯
得踰論言事最為切要帝嘉納遷工部侍郎屢求補
外以顯文閣待制知建寧府度宗崩陳宜中入相以
權兵部尚書召斯得痛國事之吐危疏言諍義臣以
謝天下開言路以回天心聚人才以濟國事旌節義
以厲懦夫竭財力以收散亡忠憤激烈指陳當時之
事無所遺擢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進端明殿學

士簽書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同提舉編修敕令及
經武要略大元兵下饒州江萬里赴水死事聞贈太
傅斯得言贈恤之典所當度越故常以風厲天下遂
加贈太師又言賞通判池州趙卯發死節太薄乃加
贈待制臺諫徐直方等四人論似道誤國之罪乞安
置積表簿錄其家丞相留夢炎庇護似道止令散官
居住且謂簿錄擾及無辜斯得謂散官則安置追降
官分司則居住祖宗制也夢炎語塞夢炎乘間直罷
去平章事王爚監察御史俞浙併罷斯得於是宋亡
矣所著有詩膚說儀禮合抄增損刊正杜衍通典

宗長編孝宗繫年要錄神堂文集行世

張忠恕字行父右僕射浚之孫以祖任監樓店務入
府幕時韓侂冑權勢熏灼嘗奪民間已許嫁女夫家
以告忠恕白尹歸其父母尹不能難再調廣西轉運
司主管文字改通判沅州主管京湖宣撫司機宜文
字知澧州開禧末入為籍田令屬太廟鴟吻為雷雨
壞神主遷御忠恕因輪對請廣言路通下情寧宗嘉
納嘉定五年遷軍器丞准大府丞出知湖州遷司農
丞知寧國府夏旱請于上得賜僧牒五十米十萬七
十餘石常平使者欲均濟而勿勸糶忠恕慮後無以

濟遂核戶口計歲月嚴戒諸邑論大家發蓋藏

所見寢異以言去主管冲佑觀

鄂州改湖北轉運判官兼知鄂州召為屯田郎官丁
內艱免喪入為戶部郎官入對極言邊事其慮至遠
理宗即位忠恕移書史彌遠請取法孝宗行三年喪
且曰孝宗始自踐祚照勤子職凡二十有七年今上
自外邸入繼大統未嘗躬一日定省之勞欲報之德
視孝宗宜有加既而宰輔率百僚請太母同聽政忠
恕復貽書史彌遠謂英宗以疾仁哲以幼母后垂簾
有不容已惟欽聖出於勉強務從抑損今吾君長矣

若姑援以請此亦中策爾詔群臣集議咸制忠恕謂
九廟非古若升先帝則十世之廟昉于今日於禮無
稽寶慶初詔求直言忠恕上封事陳八事一曰天人
之應捷於影響自冬徂春雷雪非時西雪東淮狂悖
沴興客星爲妖太白見晝正統所係不宜諉之分野
二曰人道莫先乎孝送死尤為大事孝宋朝衣朝冠
皆以大布追寧考以適孫承重光宗雖有疾未嘗不
服喪宮中也洎光宗上賓權倖方張莫有言者去秋
禮寺受成胥吏未嘗以義折衷慶元間再期而祥百
僚始純服古今若甫經練祭雖朝臣一帶之微不復

有凶吉之別則是三年之喪降而為期害理滋甚況
人主執喪于內而群工之服無異常日是有父子而
無君臣也三曰太母方卻垂簾之請而慶壽前期陞
下吉服稱觴播為詩什此世俗之見非所以表儀於
天下也四曰陛下斬然在疚大昏之期固未暇問然
非豫講夙定恐俚說乘間而入臣所望於今日者亦
曰嚴取舍而正法度廣詢謀而協公議爾五曰陛下
於濟王之恩自謂彌縫曲盡矣然不留京師徙之外
郡不擇牧守混之民居一夫奮呼闔城風靡尋雖弭
患莫副初心謂當此時亟下哀詔痛自引優崇恤

典選立嗣子則陛下所以身處者庶幾無憾而造訛
騰謗者靡所致力自始至今率誤於含糊而猶不此
之思臣所不解也六曰近世儉倭之後凡直言正論
率指為好名歸過夫好名歸過其自為者非也若首
萌逆億厭惡之心則自今言者望風見疑此危國之
禍毒七曰當今名流雖已衰顯而搜羅未廣遺才尚
多經明行修如柴中行陳孔碩楊簡識高氣直如陳
宓徐僑傳伯放僉論所推史筆如李心傳何惜一官
不俾與聞況邇來取人以名節為矯激以忠讜為迂
疏以介潔為不通以寬厚為無用以趣辦為彊敏以

拱默為靖共以迎合為適時以操切為任事是以正
士不遇小人見親八曰士習日異民生益艱第宅之
豐簪笄之美服用之侈餽遺之珎向來宗戚閭閻猶
或間見今縉紳士大夫始過之公家之財視為已物
薦舉獄訟軍使役僧道富民凡可以得賄者無不
為也至其避譏嫌進往往分獻厥餘欲基本之不搖
殆却行而求前也疏入朝紳傳誦始魏了翁堂勉忠
恕以植立名而無隲家聲及是嘆曰忠獻有後矣真
德秀聞之更納交焉忠恕義因輪對引以伯父持告
孝宗之語曰當求曉事之臣不求辦事之臣欲求伏

節死義之臣必求犯顏敢諫之臣語益烈忠恕自知不為時所容力請外補遂以直秘閣知贛州詔却才兩月言者指為朋比落職降兩官罷紹定三年復元官進秩一等提舉冲佑觀卒遷一官致仕魏了翁嘗許忠恕拳拳體國似浚撥繁劇似其父杓斂華就實則有志義理之學嘗有聞平杖之教矣

唐璘字伯玉古田人遊太學嘉定十年舉進士時臺臣李安行奏次對官不許論迺事璘對策極詆之曰吾始進可壞於天子之庭乎調吳縣尉有殺人于貨挾其舟亡者有司求賊急署者有自告吾兒實殺之兒

亦自誣伏璘問舟安在錢何用其辭善為緩之果得賊大湖與舟俱至舉縣感服亦有勢家治圃將鑿渠通舟繆言古有渠常平使者主之璘視乾道故籍則誠民田也力爭迂使者意移縣統璘遂以直聞調瑞州學教授用白鹿洞教法崇禮讓後文藝士翕然知嚮監行在樞實務門辟淮東運司權轄綱運官屬出師楚州盡瘁焉璘聞以金人據淮陰欲棄勢取之璘言捷奏多誇詎得信乎頃聚兵二十萬日費米斛餘五千緡錢餘二萬調夫幾萬人僅能使賊全師北去今出沒連海謀結北邊政欲迭出撓我乃方大爾

淮陰堅壘與楚等處廣又過之我子因可
一技得乎恢復美名也而賈實稱機竊危之不聽制
司耻楚城之捷自趙亮與蔡出議賄淮陰二城為功
伯聞金變即轉攻之我師死傷者六萬璘在兵間憤
之者譚論直書其事上之知晉陵縣璘州田訟至有
泣懇諸使願送晉陵可否者制置使陳韓留守建康
辟為通判舉府事以聽監六部門權監察御史臺史
且至璘皇駭趨避不敢詣闕母曰人言此官好汝何
得憂乎璘曰此官須為朝廷爭是非一拂上意或迂
權貴恐重為大人累何得不憂母曰而第盡言玉看

而兄在勿憂璘拜謝入就職故事御史惟常服拜下
有論奏繳進至是獨召對緝熙殿令服窄衫面讀首
疏奏天變而至於怒民怨而幾於離海宇將傾天下
有不可勝諱之慮陛下謂此何時縱欲累德文過飾
非疏遠正人狎昵戚宦濁亂朝政自取覆亡宰相用
時文之才為經世之具不顧民命輕挑兵端不度事
宜頓空國帑委政厥子內交商人賄塗大開小雅盡
廢瑣瑣嫵姪敢預邪謀視國事如俳優以神器為奇
貨都人側目朝士痛心盍正無將之誅以著不忠之
戒崔與之操行類揚綰雖修途莫景力下遂心而命

下之日聞者興起喬行簡頗識大體朝初猶孚而除授偏私事多遺忘宜擇家相贊宗子輔民物以慰父母之望毋使天變寢極人心愈離也上為改容又請號召土豪經理荆襄亟擇帥臣安集淮西帝嘉納至問邊事甚悉璘感激知遇自是彈擊無所避再疏鄭清之妄庸誤國乞褫職罷祠其子士昌招權納賄拔庸將為統帥起賊吏為守臣乞削籍廢棄鄭性之懦而多私黨庇姦庸臣受其改官舉狀嘗蒙薦之陛下國事至此不敢顧私李鳴復甘心諂鄭損得薦入朝適清之議張天網之獄迎合從輕遂擢臺端會趙杲

夫遣中使平囑清之父子鳴復又結官卒得登政府會杖範亦論鳴復不行而範去璘遂力劾外疏七上授廣西運判改知嘉興府尋改江東運判時邊事急置四察訪使就詔璘分建康太平池州江西璘揭榜馬前咨所部以利害又與土豪團結漁業水手茶鹽舟夫蘆丁悉備燦舟之具人人思奮即選將總二州兵舟以耀敵檄當塗宿設戰具防采石撥和繹續生券且奏捐總領所錢二十萬緡助江防軍聲大振尋舟直華文閣知廣州廣東經略安撫使梅州寇作璘示以威信寇尋息江淮旱議下廣右和璘言公家

亦立糴本無所難終恐日取於民非臣下敢撥本召
糴重朝廷多事之憂明年上章乞致仕帝思見之亟
命入奏權太常少卿尋丁內艱璘居喪哀毀不食又
之疾革卒璘立直僅百日世謂再見唐介至切劑上
躬盡言無隱帝尤嚴憚之居官大節則母教之助為
多

論曰觀高定子在西陲政業者聞矣斯得屢起而屢
仆於權臣之手及其再起宋第已非張忠恕諸濟邸
事有父祖風焉璘者亦可謂古之遺直
列傳卷第一百六十八

列傳卷第一百六十九

宋史四百十

開禧傳司上權璘字子直嘉興人乾道二年進士授鹽官尉丁父

憂

璘

璘

璘

璘

璘

璘字子直嘉興人乾道二年進士授鹽官尉丁父

憂服除調含山主簿璘治銅城圩八十有四役夫

三千有奇設廬以處之施用林植一出於官民樂勸

趨兩旬告畢七攝鄰邑率以治績聞調於潛縣丞輕

賦稅正版籍簡徵訟調學校遺外艱免喪

宋史四百十

宋史四百十

宋史四百十

宋史四百十

舉司幹辦公事易進京已而復舊改知
買地為墾塲舊地過石復索元價機曰欲得金將誰
歸通判饒州平反免徵蜀師哀說文為參議幕中不
就改幹辦諸司審計司轉對請裁損經費又論刑名
疑慰之徽還宗正寺主簿為太常博士祕書郎請續
編中興館閣書目又請寬恤淮浙被旱州縣時皇太
子始就外傳遴選學官以機兼資善堂小學教授機
日陳正言正道又以累朝事親脩身治國愛民四事
手書以獻太子寘之座右朝夕觀省隨事開明多所
裨益遷太常丞仍兼資善堂旋遷右曹郎官祕書省

祕書郎改兼駕部都城大久機應詔上封事力言朝臣
務為奉承不能出已見以裨國論外臣不稱職至苛
刻以困民財將帥偏裨務為交結而不知訓閱以彊
軍律時年七十旬聞不許太子得機所著廣平祿字
一編尤喜命戴溪跋之擢監察御史講未退而除命
頒太子戀戀幾不忍舍機亦為之感涕論京官必兩
任有舉主年三十以上方許作縣又論郡守輕濫大
甚貽害千里蘇師旦怙勢妄作蒙蔽目肆語及者皆
罪去而獨憚機韓侂胄議開邊機極口沮之謂恢復
之名非不美今士卒窮遠驅於鋒鏑之人才難

得財力未裕萬一兵連禍結久而不解臣胄聞之不說其議愈密外廷罔測又上疏極論雖密謀人莫得知而羽書一馳中外皇惑侍御史鄧友龍初不知兵騰書投合妄薦大將既召還專主此議機語友龍曰今日孰可為大將孰可為計臣正使以毀嚴當之能保其可用乎遷右正言兼侍講首論廣蓄人才乞詔侍從臺諫學士待制三牙管軍各舉將帥邊郡一二人召問甄拔優養以備緩急進太常少卿無權中書舍人詔遣宣諭判張機昌言曰使往慰安人情則可必欲開邊啓釁有死而已不能從也泗州捷聞

愈增憂危且曰若自此成功以據列聖之宿憤雖死亦幸諫官臣恐進退禍愈深耳友龍至不能堪曰不逐此人則異議無所回機遂以言去臣胄誅召為吏部侍郎無太子左庶子還朝言至公始可以服天下臣推臣以私意積生敗國殄民今當行以至公若曰私恩未報首為汲引臣私營未復且為沮抑臣於私人心特無所觀感矣又言兩淮招募敢勇不害仍請檢校臣內侍等使入家賞賜臣養兵之助臣里人有故官吏部臣舉而子赴臣謂彼

肩法禁而部有不之請即捷數更使之然而後來
聞者聽之無太子詹事者歷代帝王認要以擇考訂
遷給事中海巡八廟而從都軍順指極使年勞轉資
恩旨太監司牧歸未之學格之人年已及者予之高
稱善良久飛鳴為榮其應詔言和議用成先務安靜
其歸滿以成紀綱節制用以固邦本練士卒以壯國
威遠禮部尚書無給事中中樞同知樞密院事無太子
賓客詹事知故事當丁憂肅定信使往來之始瘡痍
方深嚴肅然機彌此碑贊其意元情名憲守法度
進退人物直書可否一市私恩不遷矯執有舉員及

格當改秩作邑而必徵朝闕機曰若是則有勞者何
以勸孤寒者何以伸若至上前自應跪奏堂吏寄資
未仕而例以升朝官當陳乞其時機曰進士非通籍
不能及親漢書乃以白身得之耶嘉定二年八月行
皇太子開命機攝中書令續冊九月初明堂為禮儀
使數上章告老帝不許至太子遣官屬勉留之以資
政學士知福州力辭提舉洞霄宮以歸遂卒贈金
紫光祿大夫加贈特進機初登第其父壽戒之曰得
官誠可喜無為官正自永為爾機雖其弟積其為
善士居鄉以誠接物是非枉直判若語下為後言

人傳而服之稱賢人才不遺也長訪問
名及其可用之實以備采取其所薦進亦不欲人之
知也所著者有昨馬字類編深於書學天資人多藏
奔云

沈煥字叔晦定海人試入太學始與臨川陸九齡為
友從而學焉乾道五年舉進士授翰林院揚州教授
召為太學錄以所躬行者獻諸八臺尋延見學考致
致誨誘長貳同僚忌其立異會死殿試考官唱名日
序立庭下帝俾其僕觀禮內侍問姓名衆滋忌之或
勸其姑營職道未可行也煥曰道與職有二乎適私

試發策引孟子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叩也言路
以為訕已請黜之在職才八旬調高郵軍教授而去
後充幹辦浙東安撫司公事高宗山陵百司次舍供
帳酒食之需供給不暇煥亟言於安撫使鄭汝諧曰
國有大戚而臣子宴樂自如安乎汝諧屬煥條奏充
修奉官移書御史請明示喪紀本意使貴近哀戚之
心重則芟舍菲食自安不煩彈劾而湏索絕矣於是
治並緣為姦者追償率歛者支費頓減歲旱常平使
分擇官屬振恤得上虞餘姚二縣無復流殍改知婺
源三省類薦書以聞遂通判舒州問居餘
猶不廢

讀書拳拳然以母老為念善類凋零為原 丞相周
必大聞之曰追思立朝不能推賢揚善予愧叔晦益
者三友叔晦不予愧也煥人品高明而其中未安不
苟自恕常曰晝觀諸妻子夜卜諸夢寐兩者無愧始
可以言學追贈直華文閣特謚端憲煥之友舒璘
璘字元質一字元賓奉化人補入太學張栻官中都
璘往從之有所開警又從陸九淵遊曰吾惟朝於斯
夕於斯刻苦磨厲改過遷善日有新功亦可以弗畔
矣乎朱熹呂祖謙講學于婺璘徒步往謁之以書告
其家曰敝床疏席總是佳趣櫛風沐雨反為美境舉

乾道八年進士兩江教授下赴繼為江西轉運司

公辦事或忘璘所學為風心議及與璘處了無疑

問為徽州教授微習頌異詩禮久不預貢士學幾無

傳璘作詩禮講解家傳人習自是其學寔盛丞相留

璘舉員已足達曰吾職當舉教官舍斯人將誰充

薦之知平陽縣郡政頗苛及璘以民病告辭嚴教

正守為改容秩滿通判宜州卒璘樂於教人嘗曰師

道尊嚴璘不如叔晦若啓迪後進則璘不敢多遜

變謂璘為實不欺無毫髮矯矯偽楊謂璘

反意實

道心融明樓鑄謂璘之於人如煦然之暉

淳熙中

特謚文靖

曹立約字簡甫都昌人淳熙入年進士嘗從朱熹講學歷建平尉桂陽司錄辰溪令知樂平縣主管江西安撫司機宜文字知澧州未上薛叔似宣撫京湖辟主管機宜文字漢陽闕守檄攝軍事時金人大入郡兵素寡弱立約搜訪土豪得許高俾總民兵趙觀俾防水道党仲昇將宣撫司軍屯郡城金重兵圍安陸遊騎闖漢川立約授觀方略結漁戶拒守南河觀逆擊斬其先鋒且遣死士焚其戰艦晝夜殊死戰北渡

追擊金人大敗去立約遣仲昇劫金人寨殺千餘人仲昇中流矢死奏觀備成忠郎漢川簿尉贈仲昇修武郎官其後二人彥約以守禦功進秩二等詔知漢陽嘉定元年詔求言立約上封事謂敵豈不以歲幣為利惟其所向輒應所求輒得以我為易與而縱其欲莫若居留小使督責邊備假以歲月當知其偽設復大舉則民固已愁矣欲進而我已戒嚴欲退而彼有叛兵決勝可期矣尋提舉湖北常平權知鄂州兼湖廣總領改提舉刑獄遷湖南轉運判官時盜羅世傳李元孺李新等相繼竊發桂陽茶陵安仁縣守破

環地千里奔為盜區彥約至彼督運人心定還直
秘閣知潭州湖南安撫時江西言欲招安李元礪朝
命下湖廣議招討之宜彥約言今不行討擒曲徇招
安失朝廷威重若元礪設疑詞以款重兵則兵不可
撤成民不得安業元礪果不可降彥約乃督諸將逼
成巢而屯擊破李新永鄧沐新中創死衆推李如松
為首如松降遂復荊陽世傳素與元礪有隙至是密
請圖元礪以自效彥約錄賞格報之且告于朝又予
萬緡錢犒其師世傳遂禽元礪乃約還長沙永樂復
山督戰餘黨悉平世傳驕自以為功遲留以徵重賂

彥約諭以不宜裕外邀求時池州副都統許俊駐兵
吉之龍泉厚賂以結世傳起裕許轉官資世傳遂以
元礪解江西胡渠為右司欲以世傳盡統諸峒而為
之帥悉徹江西湖南戍兵彥約固爭之渠不悅然世
傳終桀驁不肯出峒彥約密遣羅九遷為間誘胡友
睦以重賞友睦遂殺世傳江西米爭功不與校擢
侍石即言以石止言鄭昭先言寢其命久之以為利
銘轉運判官兼知利州關外之食彥約悉發本司所
儲減價遣羅勸分帑役通商蜀民賴以濟時沔州
都統制三大才驕福制置使重居誼既不其柄反

曲意奉之夢約以蜀之邊面諸司並列位不一微
有小警急然義議理財者歸怨於兵弱握兵者歸怨
於財實作病議議殿之廟堂曰古之臨邊求一賢
者而盡付之兵權兵權正則事體重兵權專則號令
一今廟堂之上忠士大夫不奉行詔令惡士大夫不
恪守忠實故雖信而用之又以人參之難以事權付
之又從中御以繫維之致使知事者不敢任事畏事
者常至八事卒有緩急各持己見兵權財計互相歸
咎昔秦隴之俗以和兵至戰聞天下自吳氏世襲以
來握兵者志在於心勢不在於事上用兵者志在於

誅貨不在於息民本原一壞百病間出至有世將已
叛而宣威不覺四郡已割而諸將不知更化之後逆
黨既誅而土俗心其實不改任軍官而領州事者
易成藩鎮之權起行伍而立微効者漸無階級之分
由丘郊以至宕昌則隴西天水之地其忠義民兵利
在戰鬪緩急之際固易鼓率若其恃勇貪利犯上作
亂則又不止於大軍而已苟不正其本原磨之以歲
月漸之以禮義未見其可也今日之領帥權者必當
近邊境必當離親兵有兵權者必當領經費必當寬
用度至於忠義之兵又須有德者以為心擇知書

言以為參考如言人所謂教民而後用也今議不
出此乃欲幸勝以為功苟安以求免誤天下者必此
人也而朝廷未以為然差知寧國府又改知隆興府
江西安撫居二何蜀邊被兵內有張福莫簡之變彥
勤之言無一不驗遷大理少卿又權戶部侍郎以寶
璽閣待制知成都彥約乞赴闕奏事不允又申省乞
入對不報改知福州又改知潭州彥約力辭提舉明
道觀尋以煥章閣待制提舉崇福宮理宗即位擢兵
部侍郎無國史院同修撰寶慶元年入對勸帝講學
防近習次言當以慶曆元祐聽言為法以紹聖崇觀

謹言為戒比年以來有以貴賈好名之說見於奏對
者願陛下倚忠直而著龜去廢佞若蟲賊其有沮撓
謹言者必加斥逐會不詔求言彥約上封事曰陛下
謹定省以事長樂開王社以篤天倫孝友之行宜足
以取信於天下然兄弟至親猶誤於狂妄小人之手
道路異說猶襲於尺布不縫之謠臣以為守法諸臣
之職也施恩者人主之柄也漢淮南王欲危社稷張
蒼馮敬等請論如法文帝既赦其罪廢徙王不幸而
死封其二子於故地此往事之明驗本朝太宗皇帝
之所已行也今若徇文帝緣情之義法太宗繼絕之

意明示好惡無隱可指雖不止謗而謗息矣又言陛下求言之詔惟恐不達然外議致疑以為明言文武必或止於增紳之言小大恐不及於宣布引而伸之特在一命令之間耳又薦隆州布衣李心傳云精史學乞官以初品真之史館終之尋兼侍讀俄遷禮部侍郎加實謨閣直學士提舉佑神觀兼侍讀授兵部尚書力辭不拜改實章閣學士知常德府陞辭言下情未通橫歛未革帝曰其病安在對曰臺諫專言人主不及時政下情安得通臣嘗行於都城則州郡橫歛無可疑者提舉崇福呂卒以華文閣學士轉通

議大夫致仕贈資奉大夫嘉熙初賜謚文簡

范應鈴字旂叟豐城人方娠大父夢雙日照庭應鈴生稍長厲志于學丞相周必大見其文嘉賞之開禧元年舉進士調永新尉縣當龍泉茶陵溪峒之衝寇甫平言亂者許為驚擾應鈴廉得主名猝而治之縣十三鄉寇擾者不特安撫使移司無郡初奏弛八鄉民租二年詔下如章既而復催以檢核之數應鈴力爭不從即請郡自言反覆數四帥聲色俱厲應鈴從容曰某非從為人鄉貧民乃深為州家耳民貧迫之急將以不肖之心應之租不可得而禍未易弭也帥

色動令免下戶既出令復徵之應鈴嘆曰是使我重
失信於民也又力爭之訖得請民大感悅有大姓與
轉運使有連家僮恣橫屬民應鈴等而繫之獄郡吏
庭辱令應鈴執吏囚之以狀聞調衡州錄事總領聞
應鈴名辟為屬改知崇仁縣始至明約束信期會正
紀綱曉諭吏民使知所遵避然後罷鄉吏之供需校
版籍之欺蔽不數月省簿成即以其簿及苗稅則例
上之總領所自此賦役均矣風興冠裳聽訟發摘如
神故事無不依期結正雖負者亦無不心服真德秀
南其堂曰對越將代整治如始至歲後與百姓休息

閣債負蠲租稅釋囚繫恤外遷出宗孝勸睦仁民厚
俗之事悉舉以行示之榜揭見者嗟歎調提轉文思
院幹辦諸軍審計添差通判撫州以言者罷與祠丁
內艱服除通判蘄州時江右峒寇為亂吉州八邑七
被殘燬差知吉州應鈴慨然曰此豈臣子辭難時耶
即奉親以行下車首以練兵足食為先務然後去冗
吏覈軍籍汰者弱以次罷行應鈴洞究財計本末每
鄙雍酷典利蘄五邑悉改為戶言舟車之會日屯大
軍六萬人勸之推應鈴曰理財正辭吾縱不能禁
百姓群飲其可誘之利其嚴耶永新永山群盜嘯聚

數日問應者以千數應鈴察過客趙希邵有才畧檄
之攝邑調郡兵結隅保分道擣其巢穴會之誅其為
首者七人一鄉以定顛叛卒朱先賊殺主帥應鈴曰
此非小變也竊遣謀以厚賞捕之部使者劾其輕發
鐫一官間居六年養親讀書泊如也吏廣西提點刑
獄力辭踰年乃拜命既至多所平反丁錢盡民力奏
免之召為金部郎官入見首言今以朝行暮改之規
撫欲變累年上詎下慢之積習以悠悠內治之敝政
欲圖一旦赫赫外攘之大功又曰公論不出於君子
而參以逢君之小人紀綱不正於朝廷而牽於弄權

之閹寺言皆識者臆之遷尚左郎官尋為浙東
提點刑獄力勾便養改直紇閣江西提舉常平併詭
挾三萬戶風采凜然丁外艱服除遷軍器監兼尚左
郎官召見奏曰國事大且急者儲貳為先陛下不斷
自宸衷徒眩惑於左右近習之言轉移於宮庭嬖倖
之見失人不圖姦臣乘夜半片紙或從中出忠義之
士束手無策皇帝為之動容屬鹽法屢變商賈之贏
上奪於朝廷之自衛下奪於部郡之拘留九江豫章
施英操候江右貧民終歲食淡商與民俱困矣應鈴
力陳四害願用社宗入粟易鹽之法授直實謨閣胡

南轉運判官無安撫司峒獠誘何三族聚千餘人執
縣令殺王官帥憲招捕逾年不至應鈴曰招之適以
長寇壘捕之可也即調飛虎等軍會隅總討之應鈴
親臨誓師號令明壯士卒鼓勇以前會將時選父子
及兇渠五人誅之脅從者使之安業未一月全師而
歸授直煥童閣上疏謝事不允擢大理少卿再請又
不允一旦籍府庫核簿書度決官事已遂及家務纖
悉不遺僚屬勸以清心省事曰生死數也平生學力
正在今日師別之際問疾應鈴整冠肅入言論如平
常之際退備然而逝應鈴開明磊落守正不阿別白

是非見義必為不以得失利害動其心書饋不交上
官薦舉不拘避門當官而行無敢撓以非義所至無
留公無滯獄紀吏不少貸亦未嘗沒其貲曰彼之貨
以恃入官又從而恃入之可乎進脩憲案獲贓振樹
風聲聞者興起家居時人有不平不走官府而走應
鈴之門為不善者輒相戒曰無使范公聞之讀書明
大義不喜左氏春秋所著有西堂雜著十卷斷訟語
曰范越集四十九卷徐鹿卿曰應鈴經術似兒寬決
獄似雋不疑治民似龔遂風采似范滂理財似劉晏
而正六過之人以為名言

徐經孫字中立初名子容寶慶二年進士授瀾陽主簿潭守俾部牙契錢至州有告者曰朝廷乃下令頒行十七界會令若此錢皆用會小須則幸而獲大利矣經孫曰此錢取諸保司出諸公庫若納會而私取其錢外欺其民內欺其心奚可哉詰旦悉以所部錢上之其人驚服有愧色辟永興令知臨武縣通判潭州帥陳韓雅相知事必咨而後行秩滿田豐儲倉提官進權轄國子博士兼資善堂直講為監察御史劾京尹厲文翁言偽而辨疏入留中宣諭至再即日出關上遣使追之不及進直書章閣福建提點刑獄號

稱平允歲餘升安撫使召為秘書監兼太子諭德經孫為安撫時韓家告門人故吏有違法者不得還相與搖撼至是韓起家判本郡懷私逞惡無復父事之禮即日劾奏通判語侵經孫謂帝卷府庫而去於是罷通判削其秩經孫造朝具白于政府事上聞帝大怒諭宰執曰陳韓老繆至此宜亟罷之於是經孫再詣政府言其韓門生也前日之白公事也苟韓以是得罪人謂我何請之不置俾自乞開明通判無罪識者躋之遷宗正少卿起居舍人起居郎入奏君人者當守理欲之界限遷刑部侍郎兼給事中升太子左

庶子太子詹事輔導東宮者二年數陳經義隨事啓
迎太子入侍必以其所講聞奏之帝未嘗不稱善
景定三年春雷詔求直言經孫對曰三數年來言論
者以靖共為主有懷者以譁訐為戒忠謹之氣鬱不
得行上帝降監假雷以鳴切中時病公田法行經孫
條其利害片丞相賈似道拜翰林學士知制誥未踰
月諷御史舒有開奏免罷歸授湖南安撫使知潭州
不拜授端明殿大學士間居十年卒贈金紫光祿大
夫經孫所薦陳茂瀛為公田官分司嘉興閭經孫云
國曰我不可以負徐公遂以親老謝歸終身不起

論曰嗚乎寧宗之為君韓侂冑之為相豈用兵之時
乎故婁機力止之小學之廢久矣而機獨知致力於
此沈煥舒璘學逮識明曹夢約可與建立事功范應
鈴赫然政事如神明徐經孫清慎有守卒以事公田
廷賈似道去國君子稱之

列傳卷第一百七十

史四百十一

開府儀同三司奉國錄事監直學士兼
勅修

勅修

湯壽

蔣重珍

年子才

朱勳孫

歐陽守道

洪璚字君保瀏陽人萬熙十四年進士調德安府學教授轉三省樞密院架閣選國子博士時召朱熹為侍講未幾辭歸朝廷從其請予璚上疏言熹以正學為講官四方翹望其有容天二益曾未喻時輒聽其云必駭物論且追召熹還仍授講職疏上不報由

是浸惡權相意而瑋之言聲亦大聞一時歷禮部駕部二郎官出知常州入為大理少卿進直徽猷閣卒瑋負直與韓侂冑陳自強不合故臺進言者中傷瑋生平奉祠閒居之日多於揚歷其在禮曹創掌三省奏記臨安大火寧宗遇災避正殿中書三表請復不許瑋屬辭務持大體不為阿曲言者援其語涉訕上而朝廷實知其無他故起復制詞有清風峻節之語瑋嘗擇得蔣重珍後舉進士第一

蔣重珍字良貴無錫人嘉定十六年進士第一簽判建康軍丁母憂改昭慶軍尋以公事與部使者異議

請祠易簽判奉國軍經定二年召入對首以自天子至於庶人所當先知者本心外物二者之界限為言界限明則知有天下治亂而已何樂其尊知有生民休戚而已何樂其奉且論苞苴有昔所未有之物故吾民罹昔所未有之害苞苴有不可勝窮之費故吾民有不可勝窮之憂遷秘書省正字屢乞祠以伯父喪予告遷校書郎辭不可明年待命雪川移文閣門請對當路憚之添差通判鎮江府辭會行都火應詔曰臣頃進本心外物界限之說蓋欲陛下親攬大柄不遺託於人盡破恩私永無愧於已儻以富貴之私

祝之一言一動不忘其私則是以天下生靈社稷宗廟之事為輕而以身富貴之所從來為重不惟上負天命與先帝聖母至于公卿百執事之所以望陛下者亦不知此也昔周勃今日擢璽授文帝是夜即以宋昌領南北軍霍光今年定策立宣帝而明年稽首歸政今臨御八年未聞有所作為進退人才興廢政事天下皆曰此丞相意一時恩怨雖歸廟堂異日治亂實主陛下焉有為天之子為人之主而自朝廷達於天下皆言相而不言君哉天之所以大宗廟大郡城者始以此臣所以痛心昔九廟至重事如生左

而微小至大不防於火之未至宰相之居華屋廣袤而焦頭爛額獨全於火之未然亦足以見人心陷溺知有權勢不知有君父矣他有變故何所倚伏陛下自視不亦孤乎昔史浩兩入相才五月或九月即罷孝宗之報功寧有窮已顧如此其亟何哉保全功臣之道可厚以富貴不可久以權也上讀之感動授寶章閣主管雲臺觀則告吏部不受貼職祿不願貼職恩它日星變求言復申前說又慮柄臣或果去位君心易縱大權旁落則進為君難六箴召為秘書郎無莊文府教授端平初入對上五事且曰隱蔽君德昔

答故相故臣得以專詆權臣昭明君德今在陛下故臣得以責難君父乞召真德秀魏了翁用之帝謂之曰人主之職無他惟辨君子小人重珍對曰小人亦指君子為小人此為難辨人主當精擇人望處之要津正論日聞則必知君子姓名小人情狀矣無崇政殿說書戒家事勿以白務積精神以寤上意每草奏齋心盛服有密啓則手書削橐帝稱其平實遷著作佐郎邊帥以八陵圖來上詔百官集議重珍言史嵩之既失相位危於幕巢猶欲邀功自固其位請擇賢帥如漢用充國使之親至邊境審度事勢條上便宜丞

相主出師閩洛重珍力爭會邊帥議和戰不一復召集重珍奏曩者專意備守不得已則用應兵今不敢以前說不聽遂自劾以密勿清光乃不能遏兵端乞免說書職遷著作即兼權司封郎官起居舍人言近者當侍講席旋命止之或曰是日道流生朝大輟講偶以他故則當知聖躬舉措之難或所傳果得其實則當知聖心持守之難帝曰非卿不聞此言閩洛師之復進兵重珍言若耻敗而欲勝之則心不平而成忿氣不平而成怒生靈之命豈可以忿怒用哉又言爾來用臺諫頗主不必矯激之說似畏剛方太

過之士竊窺選用之意正謂其平易而省事耳然數月之間一失於某再失於某借曰慎重臺綱而憂其激一言以平正者居之又論禁旅貧弱教習頗嚴輒不能堪不稍變通非消變之道兼國史院編脩官實錄院檢討官言更化以來舊敎未去者五徇私調停覆護姑息依違是也今又益之以輕易遷起居即以疾求去以集英殿修撰知安吉州權刑部侍郎三辭不許自劾其不能取信朝廷之罪乞鐫斥置閑散從覲愈力而疾不可起詔守刑部侍郎致仕贈朝請大夫謚忠文

牟子才字存容井研人八世祖允良生期歲淳化間盜起舉家殲焉惟一姑未笄以甕覆之得免子才少從其父客陳咸咸張樂大宴子才閉戶讀書若不聞見者咸異之學于魏了翁揚子謨虞剛簡又從李方子方子朱熹門人也嘉定十六年舉進士對策詆丞相史彌遠調嘉定府洪雅縣尉監成都府權茶司賣引所辟四川提舉茶馬司準備差遣使者魏泌衆人遇之子才拂衣竟去泌以書幣謝不受改辟總領四川財賦所幹辦公事詔李心傳即成都脩四朝會要辟兼檢閱文字制置司遣之文州視王宣軍饟鄧文

繼兵處也道遇宣曰敵且壓境宣已退失君毋庸仕
子才不可遂至州視軍庾而還甫出境文州陷辟知
成都府溫江縣事未上連丁內外艱時成都已破遂
盡室東下免喪心傳方修中興四朝國史請子才自
助權史館檢閱入對首言大臣不公不和六事次陳
備邊三策理宗顧問甚悉將下殿復召與語翼日帝
諭宰相曰人才如此可峻擢之左丞相李宗勉擬秘
書郎右丞相史嵩之怨子才言已遽曰姑遷校勘俄
宗勉卒嵩之獨相亟請外通判吉州轉通判衢州日
食詔求言上封事萬言以陳時政得失且乞蚤定立

太子入爲國子監主簿兼史館校勘踰年遷太常博
士鄭清之再相子才兩上封事言今日有徵歛時十
證之請爲濟王立後以回天怒校書郎徐霖言諫議
大夫鄭宋臨安府尹趙與愚不報出関子才言陛下
行霖言則霖留不然則不留也二人之中宋尤無耻
請先罷之宋去至若嵩之謀復相清之誤引嵩之之
黨別之傑共政皆歷爲上言之作書以孔光張禹切
責清之清之復書謝謁告還安吉州寓舍遷秘書
郎屢辭主管崇道觀踰年遷著作佐郎又辭清之
卒之明日詔子才還朝遷著作郎左丞相謝方叔右

丞相吳潛交書這二意趣行益急乃至無崇政殿說
書子才隨事奏陳學朝誦子才奏疏皆曰有德之言
也無國史阮編修官實錄阮檢討官兼權禮部郎官
時修四朝史乃復妻文館檢討信州守徐謂禮奉行
經界奇急又以春衣比技催科饑民嘯聚爲亂子才
言于上立罷經界謂禮州東福建九郡同日大水
子才言今日納私謁溺近日常勞土木庇小人失人心
五者皆蹈宣和之失苟不恐懼脩省臣恐宣和京城
之水將至失虞理陰陽大臣之事宜諭大臣息年爭
以召和氣除壅蔽以通下情今遣使訪問水災德至

淫也願出內帑振之又言君子難聚而易散今聚者
將散其幾有十又言謚以勸懲當出自朝廷毋待其
家曰請左司徐霖言諫議大夫葉大有帝大怒逐霖
給事中趙汝騰繳之徒他官汝騰即出關子才上疏
留之大有遂劾汝騰子才上疏訟汝騰誣及大有之
欺未幾罷大有言職故事早講講讀官皆在晚講惟
說書一員宰相懼子才言已并晚講於早自是不得
獨對矣遷軍器少監御史蕭泰來劾高斯得徐霖右
司李伯玉言泰來所劾不當上切責伯玉降兩官罷
子才言陛下更化召用諸賢今汝騰斯得霖相繼劾

去伯玉又重獲罪善人盡矣除兼侍立脩注官力辭
行都大太子才應詔上封事言甚切直兼直舍人院
會泰來亦遷起居郎耻與泰來同列七疏力辭上為
出泰來而子才亦請去不已曰泰來既去臣豈得獨
留上不允又言蜀當以嘉渝夔三城為要欲保夔則
巴蓬之間不可無屯以控扼之欲保渝則利閬之間
不可無屯以遏截之欲守嘉則潼遂之間不可無屯
以犄角之屯必萬人而後可升兼侍講御史徐經孫
劾府尹厲文翁不報出關子才奏留之文翁改知紹
興府又繳其命伯玉降官已逾年舍人院不敢行詞

子才曰故事文書行不過百刻即為書行以為叙復
地帝曰謫詞皆褒語可更之子才不奉詔丞相又道
帝意子才曰朕可斷詞不可改丞相欲改則自改之
乃已淮東制置使賈似道以海州之捷子才草獎諭
詔第述軍容之盛不言其功且語多戒敕似道不樂
又言全蜀盛時官軍七八萬人通忠義為十四萬今
官軍不過五萬而已宜招新軍三萬并撫慰田場二
官使歲以兵來助如此則蜀猶可保不則不出三年
蜀必亡矣湯漢黃輒召試學士院子才發策輒譽嵩
之罷輒正字去遷起居郎言外郎以進奉易富貴左

右以土木蠶上心小人以譁競朋比陷君子此天灾
所以數見也明堂禮成帝將幸西太乙宮歟謝實欲
遊西湖爾子才力諫止皇子冠面諭作樂章禮部言
古者適子一醺無樂庶子三醺有樂用樂非是子才
言嫡庶之分特以所立之地不同非適專用醴庶專
用醯也樂章乃學士院故事况面諭臣不敢不作詔
從之又言首蜀尾吳幾二萬里今兩淮惟賈似道荆
蜀惟李曾伯二人而已可為寒心謂宜於合肥別立
淮西制置司江淮別立荆湖制置司且於連楚光黃
均房巴閬縣劔要害之郡或築城或增戍以守之似

道聞之怒曰是欲削吾地也正月望召妓入禁中子
才言此皆董宋臣輩壞陛下素履權兵部侍郎屢辭
帝不允升同脩國史實錄院同脩撰御史洪天錫劾
宋臣文翁及謝堂等不報出關子才請行其言文翁
別與州郡堂自請外補宋臣自請辭內轄職而宋臣
錄黃竟不至院蓋懼子才復有言也吳子聰之姪知
古為女冠得幸子聰因之以進得知閣門事子才繼
之曰子聰依憑城社勢燄薰灼以官爵為市搢紳之無
耻者輻湊其門公論素所切齒不可用帝曰子聰之
除將一月矣乃始繳駁何也可即為書行子才曰文

書不過百刻此舊制也今子聰錄黃二十餘日乃至後省蓋欲俟其供職使臣不得繳之耳給舍紀綱之地豈容此輩得以行私於其間於是子聰改知澧州待次子才力辭去帝遣檢正姚希得挽留之不可以集英殿脩撰知太平州前是例無提領江淮茶鹽子才以不諳財懇免至郡首教民孝弟以前入慈竹義木二詩刻而頒之間詣學為諸生講說經義脩采石戰艦百餘艘造兵仗以千計前政負上供綱及總所綱七十萬緡悉為補之蠲黃池酒息六十餘萬貫三縣秋苗時零萬五千餘石夏稅畸零細帛四千五百

餘匹絲七百餘兩絲一萬二千餘兩麥二千餘石郡有平糴倉以米五卜石益之又以緡錢二十六萬創抵庫歲收其息以助糴本召八對樞工部侍郎時丁大全與宋臣表衷濁亂朝政子才累疏辭歸初子才在太平建李白祠自為記曰白之斥實由高力士激怒妃子以報脫鞬之憾也力土方貴居豈井以奴隸自處者白非直以氣陵亢而已蓋以為掃除之職固當爾所以反其極重之勢也彼昏不知顧為逐其所忌力士聲勢益張宦官之盛遂自是始其後分提禁旅蹠血宮廷雖天子且不得奴隸之矣又寫力士脫

韓之狀為之贊而刻諸石屬有拓本遺宋臣宋臣大
怒持二碑泣懇于帝乃與大全合謀嗾御史交章誣
劾子才在郡公燕及餽過客為入已降兩官猶未已
帝疑之密以繫問安吉守吳子明子明奏曰臣嘗
至子才家四壁蕭然入咸知其清貧陛下毋信讒言
帝語經筵官曰半子才之事吳子明乃謂無之何也
衆莫敢對戴慶炯曰臣憶子才嘗繳子明之兄子聰
帝曰然事遂解蓋公論所在雖仇讐不可廢也未幾
大全敗宋臣斥誅劾子才者悉竄嶺海外乃復子才
官職提舉玉隆萬壽宮帝即欲召子才會似道入相

素憚子才又憾草詔事僅進寶章閣待制之温州又
嗾御史造飛語目子才為滔黨將中以危禍上意不
可奪遂以禮部侍郎召屢辭不許乃賜御筆曰朕久
思見卿故有是命卿其勿疑為我疆起故事近臣自
外召者必先見帝乃供職子才至北關請內引奏事
宦者在旁沮之帝特令見大說慰諭久之時似道自
謂有再造功四方無虞皆其力故肆意逸樂惡聞謹
言子才言開慶之時天下岌殆矣今幸復安不知天
將去疾遂無復憂耶抑亦適吾意而基異時不可
測之禍也奈何壞宴安以鵠毒而不明間暇之政刑

乎忠厚者我朝之家法也乃者小人妨國始用一切
以戕其朕今當反其所為奈何愈益甚乎謂宜悉取
祖宗所以待士愛民析天永命者循而行之言論者
國之元氣也今言及乘輿尚見優假事關廊廟忿怒
斯形朝政之闕失臣下之蔽蒙何由上達乎帝曰非
卿下聞此言宣坐賜茶問外事甚悉子才具以田里
疾苦對帝輒慶父之即無侍讀尋無同脩國史實錄
院同脩撰宋臣有內侍省押班之命舉朝爭之不能
得子才入疏詰朝帝出其疏示輔臣皆曰子才有憂
古愛國之具無要譽沽名之巧擢權禮部尚書祀明

堂子才為執綬官帝問漢唐文物占對
夫小近權臣輒竄流子才請重者量授
直學士院前是保直多以疾免子才始相
詩褒賞每直輒召對內殿語至夜分或就
給事中彗星見應詔上封事請罷公田更
為尚書力辭不許升修國史實錄院修撰
星赦量移似道惡其為潛所用諷後省繳之
子才不
可葉李呂富之等上書攻似道似道怒欲殺之
以他事
下天府獄子才請宥之又遣書似道似道復書辭甚忿
徑從天府斷遣不復以聞蓋懼子才再有所論駁也

度宗在東宮雅敬子才言必稱先生即位授翰林學士知制誥力辭不拜請去不已進端明殿學士以資政殿學士致仕卒贈四官官其後二人子才事親甚孝第子方客死公安挾其柩葬安言女弟在眉山拔其家于火致之安言在吉州文天祥以童子見即期以遠大所薦士若李希趙卯發劉黻家鉉翁後皆為忠義士平江守兵淵籍富民田以千餘畝遺子才皆劄之身後家無餘此以實人帶乃克葬有存齋集內制外制四朝文景奏議經筵講義口義故事四尚易編春秋輪輻二轍大理少卿

朱貔孫字興甫浮梁人淳祐四年進士授臨江軍學教授丞相史嵩之聞貔孫名欲致之館下以祿承及親辭喪父服除授福州學教授差充江界安撫司幹辦公事制置使王玠立岳馬光祖趙與陞皆薦之丁大全在臺勢熾熏灼天下陰兩貔孫貽書政府言四積陰之道去茲邪罪手實獨米稅姦邪祐大全也丞相童槐得書嘉歎主嘗尚書刑工部架閣文字宦者童宋臣寵幸用事貔孫發其試冒子誣論宦寺專權之患宋臣諷言者論罷之光祖與添差江東安撫司機宜文字權吏館校時大全執政使直黨許以驟

用魏孫力拒之且謂告訢者遷太學博士爲高親權
監察御史兼崇政殿說書首疏論太皇太后攝政誤國之
罪倡言學校六士之寬又以翕聚人才疑同人心精
擇人言增禁旅以壯帝畿擇良守以牧內郡選全才
以守江西嚴舟師以防海道因地募兵以應突至之
敵并力合勢以援必守之地特有建議遷都四明者
魏孫亟上疏言鑾輿若動則三邊之將一瓦解而四
方之盜賊蜂起必不可遂止魏孫在講筵言及宋臣
撓政事忤旨遷大理少卿又遷司農少卿兼太子右
諭德詔許乘馬赴講魏孫諭道得體銜
經義有關

於君道者必委曲敷暢陰寓警戒太子每爲之改容
兼國史院編脩官實錄院檢討官無雜直舍人院時
大禮成封命叢臺吏持詞頭下每夕無慮數十魏孫
運筆如飛夜未中已就甘澍酒典雅潔宗正少卿丁
母憂服除授秘書監兼太子左諭德改監察御史兼
崇政殿說書姓名已付史冊後復改命浙西行公田
吏並錄爲燕喜錄魏孫其辭推尊王祖霸之旨勸
帝崇仁政用吉士行正路賜養其溫厚殿中侍御史
兼侍講讀最厚賜酒服之禁地所論首耗役害
及經理川蜀皆當世急務宋臣禮出朝論紛然魏孫

二罷馳送乃肯因食隣媪兒無不歎息感動年未三十倉然以德行為鄉郡儒宗江萬里守吉州守道適貢于鄉萬里獨異視之淳祐元年舉進士廷對言國事成敗在宰相人才消長在臺諫言者當國惡箴規言者疑讒迂及其去世共謂非才或有迎合時宰自效殷勤亦有疾惡華方苟求所類以致忠邪不辨黜陟無章唱名徐嚴夫為第一優夫握守道起曰吾槐出君上笑君文亦嘗不在我也授學都主簿丁母憂服除調潁州司戶其次在十年後萬里作白鷺洲書院首授守道去諸生講說湖南轉運副使吳子良聘守道為教授書院副山長守道初升講發明孟氏正人心承三聖之說學者悅服宗人新及子必恭先寓居長沙聞守道至往訪之初猶未識也晤語相契守道即請于子良禮新為教授書院講書新講禮記天降時雨山川出雲一章守道起曰長沙自有仲齊吾何為至此仲齊新之字也喻年新卒守道哭之慟自銘其墓云志其子必恭於當道子良代守道復還吉州里有張甚愛其父小祥而舅氏訟以事繫之獄使不得容謝其喪已地以葬守道聞之歎曰吾惟痛斯子之不得一哭其父也且其痛奈何明日告之邑

今日此非人心矯然而得之機非而奪之勇如此是
自食其肉也請往所子出祭而復殺令亟出之其舅
醜誣守道守道亦不自辨轉運使包恢為請祠于朝
萬里入為國子祭酒為史館檢閱召試館職授祕
書省正字安南國王陳日照傳位其子求封太上國
王下省官議守道請太上尊漢高帝以尊其父累朝
未之有改若賜詔書稱太上國王非便南越尉佗嘗
自稱蠻夷大長老正南夷事市禮方伯自稱曰天子
之老大夫致仕曰老自稱亦曰老自蠻夷言之則有
尉佗之故事自中國言之亦方伯致仕者之常稱漢

亦有老上單于之號易人以老無損或去上字存其
太字太王則有古公三太三少太宰少宰太所以別
於少也謂父為太則子為少矣太以尊言則太后太
妃太子太孫以卑言則太史太卜太祝樂太師太圉
上下所通用也時病足不及與議遷校書郎改景憲
府教授遷秘書郎轉對言欲父給人足必使中外臣
庶無復前日言利之風而後可風化惟友諸身化之
以儉而彼不為儉吾惟有卑宮室菲飲食化之以廉
而彼不興廉吾惟有不貴難得之貨不享無益之藏
以言罷守道徒步出錢塘門唯書兩篋而已理宗遺

詔聞守道與其徒相嚮哭踊僅效孺子各為非哀咸
淳三年特旨與祠詔大臣舉賢才少傳以文德舉九
十六人守道預焉添差通判建昌軍以書謝廟堂曰
史贊大將軍不薦士今大將軍薦士矣而其何以得
此於大將軍哉幸嘗蒙召擢備數三館異時或者謂
其放廢無聊託身諸貴人虧傷國體則寧得而解頭
仍賦祠祿是矣遷著作佐郎兼崇政殿說書無權都
官郎官經筵所進皆切於當世務上為動色遷著作
郎卒家無一錢守道之兄之妻蚤喪其子演五歲餘
且多病浚生甫數月守道三十未有室顧無能乳哺

者日夜抱二子泣里巷憐之演既長出莫知所之守
道哭而求諸野終不能得三年不食肉顙頰不辨者
終身言有賢守而大家怨之厚誣以賊者下其事堂
平使者會旱甚禱雲騰守道曰無以禱也雲騰之神
唐郡守吳侯也寃莫甚於前守寃不直而吳侯於禱
侯有辭矣匹婦歲寃旱或三年寃在民教言豈其小
反覆千餘言或迂笑之守道不改告來者不倦守卒
以得直所著有易故文集

論曰湯璫立朝蹇諤將重珍自權魏科既居盛名之
下而能樹立於當世可為難矣牟子才朱繇孫直聲

著于中外歐陽守道廬陵

列傳卷第一百七十

列傳卷第一百七十

宋史四百十二

開禧元年三月

勅修

孟珙

杜杲子庶

王登

楊揆

張惟孝

陳咸

孟珙字璞玉隨州棗陽人四世祖安嘗從岳飛軍中
有功嘉定十年金人犯襄陽駐團山父宗政時為趙
方將以兵禦之珙料其必闕樊城獻策宗政由羅家
渡濟河宗政然之越翼日諸軍臨渡布陣金人果至
半渡伏發殲其半宗政被檄援棗陽臨陣嘗父子相

失珙望敵騎中有素袍白馬者曰吾父也急麾騎軍
突陣遂脫宗政以功補進勇副尉十二年完顏訛可
步騎二十萬分兩路攻棗陽環集城下珙登城射之
將士驚服宗政命珙取它道劫金人破砦十有八斬
首千餘級大俘軍器以歸金人遁以功升下班祗應
十四年入謁制置使趙方一見奇之辟光化尉轉進
武校尉十六年以功特授承信郎丁父憂制置使起
復之珙辭訖葬趣就職又辭轉成忠郎理宗即位特
授忠翊郎尋差峽州兵馬監押無在城巡檢京湖制
置司差提督虎翼突騎軍馬又辟京西第五副將權

管神勁左右軍統制初宗政招唐鄧蔡壯士二萬餘
人號忠順軍命江海總之衆不安制置司以珙代海
珙分其軍為三衆乃帖然紹定元年珙白制置司躬
平堰于棗陽自城至軍西十八里由八疊河經漸水
側水跨九阜建通天槽八十有三丈溉田十萬頃立
十莊三轄使軍民分屯是年收十五萬石又命忠順
軍家自畜馬官給芻粟馬益蕃息二年升京西第五
正將棗陽軍總轄本軍屯駐忠順三軍明年差京西
兵馬都監丁母憂又明年起復京西兵馬鈐轄棗陽
軍駐劄仍總三軍六年大元將那顏儕盜追金主完

顏守緒逼蔡檄珙成鄂討金唐鄧行省武仙仙時與
武天錫及鄧守移刺瑗相犄角為金盡力欲迎守緒
入蜀犯光化鋒剽甚天錫者鄧之農夫乘亂聚衆二
十萬為邊患珙逼其壘一鼓拔之壯士張子良斬天
錫首以獻是役獲首五千級俘其將士四百餘人戶
十二萬二十有奇乃授江陵府副都統制賜金帶制
置司檄珙問邊事珙曰金人若向呂堰則八千人不
為少然須木查臘雲呂堰等砦受節制乃可濟已而
劉全甯去危兩部與金人戰于夏家橋小捷有頃金
人犯呂堰珙喜曰吾計得矣亟命諸軍追擊呂堰進

逼大河退逼山險砦軍四合金人棄輜重走獲甲士
五十有二斬首二千馬牛橐駝以萬計歸其民三萬
二千有奇瑗遣其部曲馬天章奏書請降得縣五鎮
二十二官吏一百九十三馬軍千五百步軍萬四千
戶三萬五千三百口十二萬五千五百五十三珙入
城瑗伏階下請死珙為之易衣冠以賓禮見初仙屯
順陽為宋軍所撓退屯馬蹬金順陽令李英以縣降
申州安撫張林以州降珙言歸附之人宜因其鄉土
而使之珙因其人民而立之長少壯籍為軍俾自耕
自守才能者分以土地任以職使各招其徒以殺其

勢制豈司是之七月巳酉仙愛將劉儀領壯士二百
降琪問仙虛實儀陳仙所據九砦其大砦石穴山以
馬蹬沙窩岵山三砦蔽其前三砦不破石穴未易圖
也若先破離金砦則王子山砦亦破岵山沙窩孤立
三帥成禽矣琪翼日遣兵向離金盧秀執黑旗帥衆
入砦金人不疑為宋軍乃分據巷道大呼縱火掩殺
幾盡是夜壯士楊青等擣王子山砦護帳軍酣寢王
建入帳中斬金將首囊佩之平明視之金小元帥也
丙辰出師馬蹬遣樊文彬攻其前門成明等邀截西
路一軍圍訖石烈一軍圍小總帥砦火燭天殺僂山

積餘逸去者復為成明伏軍所得壯士老少萬二千
三百來歸師還至沙窩西與金人遇大捷是日三戰
三克未幾丁順等又破默候里砦琪召儀曰此砦既
破板橋石穴必震汝能為我招之乎儀曰晉德與化
腿王顯金鎮撫安威故舊招之必來迺遣德行儀又
請選婦人三百偽逃歸懷招軍榜以向琪從之威見
德敘情好甚歡介德往見顯顯即日以書乞降德復
請琪遣劉儀候之顯軍約五千猶未解甲琪令作棹
栲陣入周視良久乃去如素所撫循饗以牛酒皆醉
飽歌舞琪料武仙將上岵山絕頂窺視伺令樊文彬

詰旦奪岵山駐軍其下前當設伏後遮歸路已而仙衆果登山及半文彬麾旗伏兵四起仙衆失措枕藉厓谷山爲之顛殺其將兀沙惹擒七百三十人棄鎧甲如山薄暮珙進軍至小水河儀還具言仙不欲降謀往商州依險以守然老稚不願北去珙曰進兵不可緩夜漏十刻召文彬等受方畧明日攻石穴九砦丙辰蓐食啓行晨至石穴時積雨未霽文彬患之珙曰此雪夜擒吳元濟之時也策馬直至石穴分兵進攻而以文彬往來給事自寅至巳力戰九砦一時俱破武仙走追及於鮎魚砦仙望見易服而遁復戰于

銀葫蘆山軍又敗仙與五六騎奔追之隱不見降其衆七萬人獲甲兵無筭還軍襄陽轉脩武郎鄂州江陵府副都統制大元兵遣宣撫王楫約共攻蔡制置使謀於珙珙請以二萬人行因命珙盡護諸收金兵二萬騎繇真陽橫山南來珙鼓行而前金人戰敗卻走追至高黃陂斬首千二百級僣盜遣兎花忒沒荷過出阿悉三人來迓珙與射獵割鮮而飲馳入其帳僣盜喜約為兄弟酌馬湏飲之金兵萬人自東門出戰珙遮其歸路掩入汝河擒其偏裨八十有七人得蔡降人言城中飢珙曰已窘矣當盡死而守以防突

圍琪與倭盜約南北軍毋相犯決堰水布虎落倭盜
遣萬戶張柔帥精兵五千人入城金人鈎二卒以往
柔中流矢如蜩琪麾先鋒救之挾柔以出撥發官宋
榮不肅將斬之衆下馬羅拜以請猶杖之黎明琪進
逼石橋鈎致生俘郭山戰少却金人突至琪躍馬入
陣斬山以徇軍氣復張殊死戰進逼柴潭立柵俘金
人百有二斬首三百餘級翼日命諸將奪柴潭樓金
人爭樓諸軍魚貫而上金人又飾美婦人以相蠱麾
下張禧等殺之遂拔柴潭樓俘其將士五百三十有
七人蔡人恃潭為固外即汝河潭高於河五六丈城

上金字號樓伏巨弩狙傳下有龍人不敢近將士疑
畏琪召麾下飲再行曰柴潭非天造地設樓伏弩能
及遠而不可射近彼所恃此水耳決而注之潭可立
待告曰賊堅未易鑿琪曰所謂堅者止柴潭間有耳
鑿其兩翼可也潭可決實以新置樓於其下連通
兩將斬之獲其處前右副將檢溫等之城下連通
上門金人軍其老稚悉為酒號人酒也人不墮其
坑遣道士說止之端平元年正月辛丑黑氣墜城上
日無光陰曆言城中絕糧已三月發糴敗鼓晉康貢
且聽以老弱食諸軍日以人畜骨和芹蔬食之又

往往斬殺軍士隊前其國以食故欲降者甚衆下令
諸軍衛夜分運雲梯布城下已固矣帥師向南門至
金字樓列雲梯令諸將聞鼓則進馬義先登趙榮繼
之爲衆號登大敵城上降其丞相烏古倫塔兒殺其
元帥兀林定備得二百人門西開招僉盡入江海統
其參政張天綱以歸其向守緒所在天綱曰我危時
即取寶玉佩小室環以草號泣自經曰死便大我煙
賊未絕我與爾輩分半緒骨得金證寶玉帶金銀印
牌有差遣軍襄陽將軍武功郎主管侍衛馬軍行司
公事兼建康府都統制兼權侍衛馬軍行司職事

太常寺簿朱揚祖看班祇候林拓朝入陵諜云大元
兵傳宋來爭河南府哨已及盟津陝府潼關河南皆
增屯設伏又聞淮閩刻日進師衆畏不前璩曰淮東
之師由淮泗溯汴非旬餘不達吾選精騎疾馳不十
日可竣事逮師至東京吾已歸矣於是晝夜無行與
二使至陵下奉宣御表成禮而歸制置司奏留璩襄
陽兼鎮北軍都統制鎮北軍者璩所招中原精銳百
戰之士萬五千餘人分屯渾北樊城新野唐鄧間俄
令赴樞密院稟議授帶御器械二年授主管侍衛馬
軍司公事時暫黃州駐劄朝辭上曰卿名將之子忠

勤體國破蔡滅金功績昭著珙對曰此宗社威靈陛下聖德與三軍將士之勞臣何力之有帝問恢復對曰願陛下寬民力蓄人材以俟機會帝問和議對曰臣介冑之士當言戰不當言和賜賚甚厚無知光州又無知黃州三年珙至黃增埤浚隍蒐訪軍實邊民來歸者日以千數為屋三萬間居之厚加賑貸又慮兵民雜處因高阜為齊安鎮淮二砦以居諸軍剗章家山母家山兩堡為先鋒虎翼飛虎營無主管管內安撫司公事節制黃蘄光信陽四郡軍馬大元兵攻蘄州珙遣兵解其圍又攻襄陽隋守張龜壽荆門守

朱揚祖郢守喬士安皆委郡去復州施子仁死之江陵危急詔沿江淮西遣援衆謂無喻珙者乃先遣張順渡江珙以全師繼之大元兵分兩路一攻復州一在枝江監利縣編筏窺江珙變易旌旗服色循環往來夜則列炬照江數十里相接又遣外弟趙武等共戰躬往節度破砦二十有四還民二萬嘉熙元年封隋縣男擢高州刺史忠州團練使兼知江陵府京西湖北安撫副使未幾授鄂州諸軍都統制大元大將武沒勝入漢陽境大將口溫不花入淮甸斷守張可太舒州李士達委郡去光守董堯臣以州降合三郡人

馬糧械功黃守王鑑江帥萬文勝戰不利珙入城軍
民喜曰吾父來矣駐帳城樓指畫戰守全其城斬逗
留者四十有九人以徇御筆以戰功賞將士特賜珙
金盆珙益白金五十兩賜之諸將士彌月苦戰病傷
者相屬珙遣醫視療士皆感泣二年春授寧遠軍承
宣使帶御器械鄂州江陵府諸軍都統制珙以三軍
賞典未頒表辭詔曰有功不賞人謂朕何三軍勲勞
趣其來上封爵之序自將帥始卿奚辭焉未幾授
樞密副都承旨京西湖北路安撫制置副使兼督
視行府茶謀官未幾升制置使兼知岳州通檄

江陵節制司擣襄郢於是張俊復郢州賀正復荆門
軍十二月壬子劉全戰于冢頭戰于樊城戰于即神
山屢以捷聞二年春正月曹文輔復信陽軍劉全復
樊城遂復襄陽授樞密都承旨制置使兼知鄂州全
遣譚深復光化軍息蔡降珙命以兵逆之得壯士百
餘籍為忠衛軍初詔珙收復京襄珙謂必得郢然後
可以通餽饟得荆門然後可以出奇兵由是指授方
畧發兵深入所至以捷聞珙奏畧曰取襄不難而守
為難非將士不勇也非車馬器械不精也實在乎事
力之不給爾襄樊為朝廷根本今百戰而得之當加

經理如護元氣非甲兵十萬不足分守與其把兵於敵來之後孰若保此全勝上兵伐謀此不爭之爭也乃置先鋒軍以襄郢歸順人隸焉真寅謀報大元兵欲大舉臨江珙策必道施黔以透湖湘請粟十萬石以給軍餉以二千人屯峽州千人屯歸州忠衛舊將晉德自光化來歸珙獎用之珙弟瑛以精兵五千駐松滋為聲援遣子德興增兵守歸州隘口萬戶谷大元兵自隨闕江珙密遣劉全拒敵遣伍思智以千人屯施州大元大將塔海奔沔雪帥師入蜀號八十八萬珙增置營砦分布戰艦遣張舉提兵同道抵均州

大元兵度萬州湖灘施夔震動珙兄景時為湖北安撫副使知峽州急以書謀備禦珙請于督府帥師西上景調金鐸一軍迎拒于歸州大瑛砦劉義捷于巴東縣之清平村珙弟瑋選精兵二千駐澧州防施黔略四年進封于珙條上流備禦宜為藩籬三層乞初制副司及移關外都統一軍於夔任活南以下江面之責為第一層備鼎禮為第二層備辰沅靖桂為第三層峽州松滋涇各屯萬人舟師隸焉歸州屯三千人鼎澧辰沅靖各五千人柳桂各千人如是則江西可保又遣楊鼎張謙往辰沅靖三州同守俸曉

論執繼議求思播施黔支徑以圖來上會諒知大元兵
於襄樊隨信陽招集軍民布種積船材于鄧之順陽
乃遣張漢英出隨任義出信陽焦進出襄分路橫其
勢遣王堅潛兵燒所積船材又度師必因糧於蔡遣
張德劉整分兵入蔡火其積聚制拜寧武軍節度使
四川宣撫使無知夔州招集麻城縣巴河安樂礮營
公店淮民三百五十有九人皆沿邊經戰之士號寧
武軍令璋領之進封漢東郡侯無京湖安撫制置使
曰鵬愛里八都魯帥壯士百餘老維百一十五人馬
二百六十匹來降翹飛鵬軍改愛里名文忠孝充總

之補以官四川制置使陳隆之與副使彭大雅不

協交章于朝珙曰國事如此合智并謀猶懼弗克而

兩司方勇於私闕豈不愧廉藺之風乎馳書責之隆

之大雅得書大慚釐蜀政之弊為條班諸郡縣曰差

除計厲曰功賞不明曰減尅軍糧曰官吏貪黷曰上

下欺罔又曰不擇人而要立若拙則難責兵以衛民不

集流離安耕重則無責民以養兵巧立賞罰以課殿

最裨諸司奉行之弊守閭諺古言大理國請道亦雅

入貢珙報大理自通遠廣不宜取道川蜀卻之無變

略制置大使無屯田大使軍器宿儲珙大興屯田調

夫築堰募農給種石新羅漢口為屯二十為莊石七十為頃十八萬八千二百八十上屯四始末興所減養食之數降詔更諭靖州從林賽良為亂遣王瑞平之淳祐二年珙以京裏死節死事之臣請于朝建祠岳陽歲時致祭有旨賜名閔忠廟准東受兵撫密俾珙應援遣李得師精兵四千赴之珙子之經監軍謀知京兆府也可那延以騎兵三千經蘭州取鶻嶺關出房州竹山縣至令化江陵尋進屯郢州劉全屯沙市焦進提千五百自江陵荆門出襄陽劉全齎十日糧取道南漳入覓不與諸軍合大元兵至三川珙下令

應出戍主兵官不許失棄寸土權開州築棟之糧請還司珙曰是棄城也棟至夔州使高達斬其首以徇由是諸將稟令惟謹大元兵至珙命重慶分司發兵應援遣張祥屯涪州拜檢校少保進對漢東郡公珙言沅之險不如石靖之險不如沅三州皆當措置而靖尤急今三州粒米寸兵無所從出此京湖之憂一江防上自楊歸下至壽昌亘二千里自公安至峽川灘磽凡十餘處隆冬水涸節節當防兵諱備多此京湖之憂二今尺籍數虧既守灘磯入守閫隘此京湖之憂三陸抗有言荆州國之藩表如其有虞非但

失一郡當傾國爭之若非增兵之兩併力備禦雖韓
白復生無所展巧今日事勢大畧相似利害至重余
玠宣諭四川道過玠玠以重慶積蓄不以餉也田米十
萬石遣魯德帥師六十援蜀之經略策應司都統制
四年無知江陵府玠謂其佐曰政恐未之思耳彼若
以無緩我上下流急將若之何玠往則彼擣吾虛不
往則誰實捍患識者是之詔京湖調兵五千戍安豐
援壽春玠遣劉全將以往繼有命公矣三千備齊安
玠言黃州與壽昌五江口隔一水耳須兵即度何必
預遣先一日則有一日之費無益有損萬一上游有

警我軍已疲非計之得也不從五年御筆以職事脩
舉轉行兩官許令回授玠至江陵登城歎曰江陵所
恃三海不知沮洳有變為桑田者敵一鳴鞭即至城
外蓋自城以東古嶺先鋒直至三汊無所限隔廼脩
復內隘十有一別作十隘於外有距城數十里者沮
漳之水舊自城西入江因障而束之俾遠城北入于
漢而三海遂通為一隨其高下為匱蓄泄三百里間
渺然巨浸土木之工百七十萬民不知役繪圖上之
玠以身鎮江陵而兄璟帥武昌故事無兄弟同處一
路者乞歸田不允詔以兵五千援淮玠使張漢英帥

之樞密調兵五千赴廣而珙移書執政曰大理至邕數千里部落隔絕今當擇人分布數郡使之分治生夷險要形勢隨宜措置剏關屯兵積糧聚芻於何地聲勢既張國威自振計不出此而聞風調遣空費錢糧無補於事不聽大元大將大納至江陵遣楊全伏兵荆門以戰珙先期諜知達于樞密檄兩淮為備兩淮不知也後果如所報珙奏襄蜀蕩析士無所歸蜀士聚於公安襄士聚於郢渚臣作公安南陽兩書院以沒入田廬隸之使有所教養請帝題其榜賜焉初珙招鎮北軍駐襄陽李虎王旻軍亂鎮北亦潰乃厚

招之降者不絕行省范用吉密通降款以所受告為質珙白于朝不從珙歎曰三十年收拾中原人今志不克伸矣病遂革乞休致授檢校少師寧武軍節度使致仕終于江陵府治時九月戊午也是月朔大星隕于境內聲如雷亮之夕大風發屋折木訃至帝震悼輟朝賻銀絹各十特贈少師三贈至太師封言國公謚忠襄廟曰威愛珙忠君體國之念可貴金石在軍中與參佐部曲論事言人人異珙徐以片語折衷衆志皆慙謂士遊客忌校退卒壹以恩意撫接名位雖重惟建鼓旗信務吏而三潭然無敢渎者退則

焚香掃地隱几危坐若蕭然事外遠也其色益滋味其
學遠於易六十四卦各繫四句名警心易者亦通佛
學自號無庵居士

杜杲字子昕邵武人父穎仕至江西提點刑獄故杲
以任授海門買納鹽場未上福建提點刑獄尋彭壽
檄攝閩尉民有甲之子死誣乙殺之驗屍中得沙而
甲舍旁有池沙類髮中者鞠問子果溺死江淮制置
使李玘羅致幕下滁州受兵檄杲提偏師往援甫至
民蔽野求入避濂守固拒杲啓鑰納之金人圍城數
重杲登陴中矢益自奮厲卒全其衆調江山丞兩浙

轉運使朱在辟監崇明鎮崇明改隸淮東總領與總
領岳珂議不合慨然引去珂出文書一卷曰舉狀也
杲曰比而得禽獸雖若立穴第為珂怒杲曰可劾者
文林不可強者杜杲珂竟以負簠錢劾朝廷察盧無
虧三劾皆寢准西制置曾式中辟廬州節度推官將
光兵變杲單騎往誅其渠魁守將爭餉金幣悉封貯
一室將行屬通判鄭準反之安豐守告戍將葛端軍
情且為變帥必討之杲曰是敵使叛也請與兩卒往
呼將諭之曰而果無他可持吾書詣制府將即日行
一軍帖然知六安縣民有屢其妻者治命與二子均

分二子謂其無分法果書其牘云傳云子從父令律
曰違父教令是父之言為令也父令子違不可以訓
然妾守志則可或去或終當歸二子部使者李衍覽
之擊節曰九州三十三縣令之最也知定遠縣會李
今犯邊衍時為淮帥辟通判濠州朝廷以果久習邊
事擢知濠州制置大使趙善湘謀復行貽密訪果果
曰賊恃外援當斷肘貽橋梁以困之卒用其策成功
金衆數萬駐榆林阜請降輜重甚富或請誘而圖之
果曰殺降不仁奪貨不義納之則有後患諭而遣之
管官告院知空齋軍善湘與趙苑范第

葵出師還淮西轉運判官韶明中禦策未上封曰沿
淮旱蝗不任征役中原赤立無糧可因若虛內事外
移南實北腹心之地必有可慮時在外諫出師者惟
果一人及兵敗淮陽人始服其先見奉崇道祠番知
濠州未行改安豐大元兵圍城與果大戰明年大兵
復大至又大舉提將作監御書慰諭之丞相李宗勉
參知政事徐榮叟曰帥淮西無逾杜果者詔以安撫
兼廬州進大府卿淮西制置副使兼轉運使復與大
元兵戰累疏請老不許推于部尚書淳祐元年乞去
愈力擢工部尚書遂以直學士奉祠帝欲起之帥廣

西以言者罷帝曰社稷兩有守功若脫其權使有後
禍朕何以使人乃起知太平州俄擢華文閣學士沿
江制置使知建康府行宮留守節制安慶和無為三
郡果罷楊林堡以其費備歷陽淮民寓沙上者護以
師首謁程顥祠總領所即張栻宦遊處陳像設祀焉
置貢士莊蠲民租二萬八千石復與大元兵戰于真
州進敷文閣學士遷刑部尚書引見帝加獎勞乞歸
不許兼吏部尚書果隨資格通其銓銓綜為精果成
太子賂當國者求銓試果曰昔沈繼祖論宋文公成
大亦論真文忠公皆得罪上教者子孫宜廢銅匱行

仕進微猷罔奉祀請老升寶文閣致仕帝思前功進
龍圖閣而果卒遺表上贈開府果淹貫多能為文麗
密清嚴善行草急就章晚歲專意理學嘗言兵間
無恃謀左畫得於四書子庶

庶字康侯幼倜儻有大志性剛勁通宋典故善為文
從父兵間習邊事未入仕已立戰功明堂恩補官大
元兵圍安豐兵將不相下庶調護咸得其歡心卒協
力捍禦果帥淮西辟書寫機宜文字廬州圍解庶白
事廟堂諸將餽金助上功費皆受之賞與行歸悉反
所餽遷籍田令無制機督幹監呂文德聶斌軍與大

元兵戰朱皐白冢遷將作監簿未在建康庶通判和
州權知真州郡素缺備庶大修守禦具積排杉木殆
十萬株差知興化軍奉祀鴻禧觀起知邕州改潮州
以言者寢命赴淮東制司議幕過闕遷將作監丞遷
司農丞知和州陞辭言今天時不可幸地利不可恃
人和不可保苟恃天幸恃長江恃清野而付邊事於
素不諳歷之人未見其可帝嘉納尋兼淮西提點刑
獄浚城濠增守備脩學宮知真州兼淮東提點刑獄
踰年進直秘閣移淮西兼廬州安撫副使人歡迎如
見慈父治績甚多就任加刑部郎中升寶文閣與大

元兵戰於望仙白洪城升華文閣開慶元年冬進大
學少卿淮東轉運副使兩淮制置司參謀官特授兩
淮制置使知揚州射陽湖饑民嘯聚庶曰吾赤子也
遣將招剽得丁壯萬餘戮止首惡數人明年四月大
抗章自劾召赴行在尋直寶文閣知隆興府江西轉
運副使卒

王登字景宋德安人少讀書喜古兵法慷慨有大志
不事生產出制置使孟珙幕府久之權知巴東縣獻
俘制置司登念奮自書生不拜吏曰不拜則不敢上
難之竟棄功去淳祐四年舉進士調興山主簿總領

賈以道徵修江陵城條畫有法明年制置使李曾伯
經理襄陽登在行以積功升尋以母憂去及吳淵為
制置使邊事甚亟因憶弟潛盛言王登方畧具言幣
招之登方與客奕發書衣冠拜家廟長揖出門問牛
幾何可盡發搞師淵慨然曰事亟矣奈何登曰亟呼
諸將共議衆至驩躍曰景宋在此淵曰汝輩欲西門
出景宋欲從方城如何衆曰惟命登曰用兵急不
登書生不過馮軾觀戰請五大帥中擇一人為節制
淵曰請監丞出止謂此也即書銀牌曰監丞代某親
行將士用命不用命具罰畢具申登至沙市推牛醪

酒得七千人誓曰登與諸將義同骨肉今日之事
不用命諸將殺登以獻主帥諸將有一不用命登有
制制在不敢私也衆股慄聽命竟立奇功於沮河趙
葵為制置使見登握手曰景宋一身膺惜相見晚也
俾參軍撫司兼京西兩節馬光祖為制置使辟充參
謀官遷軍器少監京西提點刑獄登威聲日振有余
思忠及徐制幾讒於光祖曰京湖知有三景宋不知
有馬制置非父易位矣光祖疑焉出登屯郢州後以
幹辦鍾葵失調護情好如初侍御史戴慶河劾思忠
其黨過元龍沈翥在幕中又傾之以是議論不合有

署不能施識者惜焉開慶元年春提兵援蜀約日合
戰夜分登經理軍事忽絕倒五藏出血幕客唐舜申
三登尚躍目視凡上文書俄而卒它日舜申舟經漢
陽有蜀聲呼唐舜申者三左右曰景宗聲也是夕舜申
暴卒

楊揆字純父撫州臨川人少能詞賦里陳氏館之教
子數月拂衣去遊襄漢既而代陳中選陳謝之萬緡
輦以入倡樓妾盡夜忽自呼曰純父來此何為明
日遂行用故人薦出淮閘吐果幕果曰風神如許它
日不在我下由是治法征謀多咨於揆逾年安豐被

兵揆慨然曰事亟矣揆請行以奇策解圍奏補
官揆念置身行伍間騎射所當工夜以青布籍地乘
生馬以躍初過三尺次五尺至一丈數閃跌不顧割
置使孟珙辟于幕嘗用其策為小子房與之茶局周
其資用揆以本領錢數萬費之總領賈似道稽數責
償珙以白金六百令揆償之揆又散之賓客酣歌不
顧似道欲殺之揆曰漢高祖以黃金四萬斤付陳平
不問出入公乃顧此區區不以結豪傑之心邪似道
始實之珙嘗燕客有將校語不遜命斬之揆從容曰
斬之誠是第方會客廣謀議非其時非其地也珙大

服未幾有大將立功珙坐受其拜按為動色因歎曰
大將立功建泰納拜信堯整不如毛錐子也於是謝
絕賓客治進士業遂登第調麻城尉向士璧守黃州
檄入幕尋以戰功升三官無何得心疾曰我不可用
矣遂調潭州節度推官趙葵為京湖制置使按與偕
行士璧還於沙市極談至夜分按退曰王景宋滿身是
膽惜文沉細者如按副之何事不可為也但恐終以
勇敗後登死人以為知言逾時士璧守峽州招之病
不果行而卒贈祭閣

張惟孝字子安襄陽人長六尺二寸春秋下第乃工騎

射城中亂爭出關惟孝拔劍殺數人趨白河見一舟
壯鉅甚急登之舟人不可惟孝曰今日之事非汝即
我能殺我者得此舟衆披靡遂以舟達郢州兵亂奔
沙洋別之傑為帥盡臨諸湖不泄水惟孝令二人賈
服前行密窺隘兵曰易與耳乃與十騎衣黑袍假為
敵兵曰後隊亟至守隘四五百人悉潰舟趨藕池開
慶元年卜居江陵至沙市衆舟大集不可涉頃有義
冠張蓋從者數十則宣撫姚希得之弟也令曰敢有
爭岸者投水中惟孝睥睨良久提劍驅左右而出舉
白旗以麾令衆船登岸毋敢亂次幹官鍾蜚英見而

異之以告唐舜申舜申曰吾故人也具言惟孝平生
蜚英謂曰今日正我輩趨事赴功之秋惟孝不答又
叩之則曰朝廷負人明日蜚英道希得羅政之宴仲
宣樓蜚英酒酣曰有國而後有家天下如此將安歸
乎惟孝躍然曰從公所命乃請空名帖三十以還逾
旬與三十騎俱擁甲士五千至旗幟鮮明部伍嚴肅
上至公安下及墨山游踏相繼希得大喜請所統姓
名惟孝曰朝廷負人福難禍易耶為君侯紓一時之
難以姓名不可得也時鼎澧五州危甚於是擊鼓耀
兵不數日衆至萬人數戰俱捷江上平制使呂文德
招之不就而遁物色之不可得或云已趨淮甸後不
知所終

陳咸字逢儒監察御史升卿次子為叔父巨卿後登
淳熙二年進士第調內江縣尉縣吏受賄賦民不均
咸以聞于部使者為下令聽民自陳利病而委咸均
其賦改知果州南充縣轉運司辟主管文字歲旱稅
司免下戶兩稅轉運使安節以為虧漕計咸白安節
曰苟利於民違之不可因言今楮幣行於四川者幾
虧三百萬苟增印百萬足以補放免之數安節從之
軍多濫請咸每裁損帥屬以為言咸曰咸首可斷濫

請不可得蜀歲收激賞權輸絹錢民以為病咸白安
節覆入節出奏歲減二千餘萬繕羅知資州時又
咸被命即請帥臣發粟二千餘石以振明年東西川
皆旱總制二司議蠲民賦而慮虧國課咸請增印未
補發引百有九萬以償所蠲議遂決大修學宮政以
最聞改知普州開禧元年邊事興四川宣撫使程松
奇其才辟主管機宜文字咸首貽書論兵不可輕動
勸松搜人才練軍實考圖籍以疏財用之源視險要
以決攻守之計約大將面會以免疑忌之嫌捐金帛
募死士以明問探之遠出虛擣奇之策密於當用倖

勝趨利之謀寢而勿行松復書深納然實不能用副
使吳曦蔑視松易置將兵不關白正使松務為簡貴
咸憂之復說松收梁洋以壯義士為緩急用據險阨
立關堡杜支徑以備不虞松又不能用遷利路轉運
判官曦叛臣於金關外四州繼役人情大駭咸留大
安軍督軍糧檄其守楊震仲振流民備姦盜衆稍安
安丙密以曦反謀告咸咸即遣人告松松不之察曦
以咸蜀名士欲首脅之以令其餘檄咸議事咸不往
遂之利州抵城外偽都運使徐景望已拔兵入居臺
治英宗諱日景望大合樂以享咸力拒之初咸自大

安東下遇偽將褚青與語青有悔意至是以主管文
字王奎福文可與共事欲結二人誅景望燒棧閣絕
曦援兵既而奎棄官歸咸以青不可保護遂沮卒道
傳問咸計將安出咸曰事極不過一死耳必不為吾
蜀累也語家子欽曰咸受國厚恩義當擊賊恨無兵
權獨有下策削髮以全臣節會曦以書招之急咸答
書勸其寡益既而欲親諭之遂行遇偽統領孟可道
知曦已替亂曰吾書不可用矣還至石鏃入帳中以
刀自斷其結披緇而出景望遣兵拘咸于岸曦聞怒
其吳覲勸曦召咸主武興寺因殺之安丙力為救解

乃得釋歸曦既誅咸語諸子曰吾不能討賊而棄官
守罪也上表自劾安丙楊輔等皆勉其出丙尋奏以
咸總蜀賊從之時僭亂後帑藏亦立咸至武興與丙
商推利病兵政財計合為一家請丙奏于朝覈諸司
羨餘移支常平惠米鑄當五錢榜賣官并權截四
路上供汰弱兵二萬餘規畫備至故軍興增支之數
八千七百五十餘萬皆不取於民咸總賦之始贍軍
帑廉繕不過一千四十五萬餘糧不過九十一萬餘
料不過二萬餘咸晝夜精勤調度有方不二歲益昌
大軍庫有積引百八十萬成都免引場椿撥二百一

十餘萬城下三倉軍糧四十餘萬石預借米本一百一
十餘萬又別貯軍糧百四十九萬石料七萬餘而布帛
絲綿銅鐵錢與祠牒不預焉劍外民久苦役調或建
議調東西兩路及夔路丁壯共其勞令始下民憚行
馳懇于安丙乞計直輸錢以免行久而不克輸者十
五餘萬咸蠲之蜀錢引舊約兩界五千餘萬半藏於
官自軍興引皆散於民宣總二司增制三界通行八
千餘萬價日益落咸捐一千二百餘萬緡以收十九
界之半又與丙議合茶馬司之力再收九十一界續
造九十三界以充之於是引價復昂糴價頓減嘉陵

江流忽淺或云金人截上流咸不動䟽而導之自益
昌至于魚梁饋運無阻金州地險咸增饋米以實之
人皆曰金州之險金人不可向何益之為咸曰敵至
而慮無及矣未幾金人犯上津守賴以固召為司農
少卿卒丙列奏其功賜謚勤節初宣諭使吳玠嘗表
其節詔進二秩咸乞回贈所生父母焉

論曰宋之辱於金久矣值我國家興師討罪聲震河
朔乃遣孟珙帥師夾攻遂滅其國以雪百年之耻而
珙說禮樂敦詩書誠寡與二杜吳王登揚揆張惟孝
思以功名自見雖所立有小大皆奇才也陳誠不從

逆賊雖不能死然理財於喪亂之食墨東之固守豈
不賢於匹夫之自經溝瀆者哉

